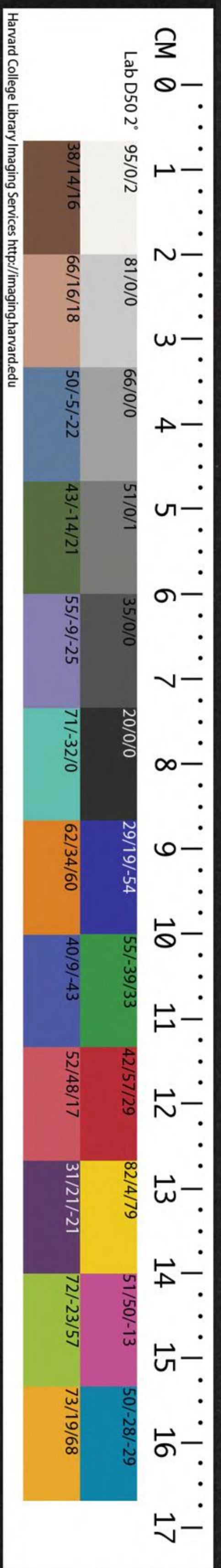


T 2550/11660 (16)

張昇文評點詩書 卷十六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



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

師古曰潞音路

徒村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

秦攻上黨絕太行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郎反

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

守於

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曰降趙

趙封馮亭為華陽君

與趙將括距秦

師古曰括趙括趙奢之子也

戰連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或畱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

師將

師古曰師音所類反字或作帥其義兩通

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

毋擇馮去

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

子也至武帝末奉世已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召功次補武安長

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

召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

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汗為外國所苦

師古曰苦謂困辱之

是時身孫大有





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漢方善遇欲已安之選可

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曰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

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都尉宋將言莎車與宛國共攻殺漢所置

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

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

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且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都護鄭吉

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曰為不亟擊

之則莎車日彊師古曰亟急也首居力反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曰節諭告諸國王

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

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且聞宣帝召見

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

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

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今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

國家則額之可也師古曰額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者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

望之獨曰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

功效不可已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已奉世為比師古曰比音必

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曰奉世為元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

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

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師古曰首由反奉世輒持節將兵追

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時子明再追擊之右將軍典屬國常惠定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

國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笏種反

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詔召丞相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

馬師古曰多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歲時比不登

此處似未明了



師古曰：京師穀石二百餘。師古曰：石真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遼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

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讀曰境。不日時誅亡，曰威制遠蠻，臣願

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音暴。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射。如淳曰：射，推也。准，四離反。則曠日煩費，威武虧

矣。今反虜無慮二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

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謂犀也。師古曰：犀，音犀。可用四萬人，一日足

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曰為民力。噫！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

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師古曰：羸，也。音到反。守戰之備久廢

不簡。師古曰：簡，謂選練也。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先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難也。今日萬人

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

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也。音胡臥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

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音費。

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也。則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

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曰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也。則不言討賊。典

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

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

如淳曰：西，音山各也。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阪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反。阪音音何反。先遣校尉在前與

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

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曰：決

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

將軍，曰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

上於是曰：墾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



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

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曰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自

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敵當敵大為中國羞曰昔不閑

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曰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

約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曰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軍聞之

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

所非為擊也師古曰言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伏飛穀者羽林

孤兒及呼速索疇種劉德曰疇音厚尤別種也穀者謂能張多者方急遣師古曰言今

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

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曰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

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

輸之費則有司在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

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

兵未決開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

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出塞師古曰創艾謂

向反艾其罷吏士頗聞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

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禁黠賊害吏民

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

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百萬數賜奉世

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

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曰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

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



昌侯十萬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呂誅鄧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曰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軍奉世曰衛侯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郭而居者議者曰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也則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指矯制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鄧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呂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曰為比罪則鄧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漢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

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

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反奉世

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說顯明也表猶首

獨抑狀而不揚師古曰狀音涉反北聖主所曰異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上曰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曰選充

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

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

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選

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選音千勿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曰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

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曰為不可許後曰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曰治



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

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趙都師古曰都殺趙人而為掾也後音察驗

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

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曰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

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

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

必謂我私後宮親屬曰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言必察反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

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

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曰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絲下

第而用譚師古曰絲讀與出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曰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

曰人皆曰女寵貴我兄亦獨曰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

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曰秩出為上郡太

守如淳曰曰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

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曰慮化師古曰圖謀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

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曰王舅出曰賢復人明國家樂進賢

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曰故二千石使行河隄

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太司馬大將軍

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額權不可任用薦

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

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

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風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言順而反持虎符出界歸

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

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今日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曰

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如淳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今有司曰為予告得歸賜



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

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

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者今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部之文也傳

曰賞疑從予所曰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恩罰疑從去所曰慎

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恩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律廢并

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

之重不宜去郡將曰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

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

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

座嗣爵師古曰座百才戈皮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遜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

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遷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為美

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

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字聖卿通春秋曰父

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曰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

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

恩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

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似後遷為東海太

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音必寐反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

五郡師古曰吏音工儉反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

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

也師古曰恂恂音信之貌音旬參昭儀少弟行又教備曰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

幄竟寧中曰王舅出補涓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曰數內徙為寢中郎

師古曰亦涓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職事擾之師古曰雖居官不親職也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



為上河農都尉

師古曰上河在四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

病免官復為涇陵寢中郎永始中

遷代郡太守呂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

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呂中山王見廢

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

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呂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

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上病時上奏願貶參爵呂關內侯食

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呂舅宜鄉侯參

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呂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

憚之

師古曰王氏五侯也

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

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

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

君侯呂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

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

師古曰祝讀曰宗尊也

而君侯

盛修容貌言威嚴

加之此非所已下五侯而自益者也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參性好禮儀終不改

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

陷已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已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

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太位身至封

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已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

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有密靜之德審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

宜

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

師古曰鞠躬謹敬貌履方履方直之道也

可謂淑人君子然

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

故伯奇放流

師古曰說死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也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放伯奇也

孟子宮刑

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

申生雉經

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為悅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為

屈原赴

湘

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

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

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傅作焉刺幽

王信廢申后而放太子宜谷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騷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升音盤

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師古曰即小弁之詩

也隕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也隕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書八十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

生楚孝王躡師古曰躡音敎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

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

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刈也迺更選後

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

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

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術也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

欲立張婕妤仔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

及即位而許后已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久之上曰

及古月 卷八



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  
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曰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  
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捷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  
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  
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畱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  
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則解反願王為償  
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  
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廼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  
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為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  
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恬音大廉反不  
求人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尤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罷用  
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

與博共為王求朝王即日至師古曰自云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  
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師古曰自云數進  
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師古曰自云數進  
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師古曰自云數進  
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師古曰自云數進  
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師古曰自云數進  
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累世不可逮然難致師古曰自云數進  
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師古曰自云數進  
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師古曰自云數進  
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自云數進  
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曰棄師古曰自云數進  
曰還猶回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師古曰自云數進  
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師古曰自云數進



呂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

師古曰言此是書無不有

書籍皆有之

願知大王所

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

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

發心惻隱

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

顯至誠納

嘉謀語呂至事

師古曰呂至極之事告與我

雖亦不

敏敢不諭意

師古曰諭曉也

今遣有司

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

房呂明易陰陽得幸於上

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

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

災異及召見密語持子淮陽王呂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

求朝許呂金五百斤賢聖制事益慮功而不計費

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

昔禹

治鴻水百姓罷勞

師古曰罷罷讀曰疲

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

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以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

死者且半鴻水大害殆不過

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

大王緒欲救世

師古曰緒業也曰始為

將比功德何可呂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

為便宜奏

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道術也

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

後奏之上必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

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

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

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報博書曰迺者

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憮然不知所出

師古曰憮痛也不知所出也憮音才感反

子高素

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

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

子貢之辯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

卜莊子之勇

師古曰卜莊子古之勇士

此四者世之所鮮

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

既開端緒願卒成之

師古曰卒終也

求朝義事也

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已成事

師古曰須待也

王呂金五百斤

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

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



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謫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

呂調惑王師古曰調古誦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

曰好言臯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

自博師古曰詳善也自從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

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也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

明之詩也與借也三人能安靜而恭曰守其位借於正則則神聽之用錫賜也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勉君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

也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益曰考禮宣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考德謂不

二其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言其

而作周家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言其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師古曰竟通經術如淳曰

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聞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

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今聖主赦王之罪又

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

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

自今呂來王毋復呂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

能變改師古曰呂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紮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致享於神

慎之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呂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

慎戒惟思所呂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謂也如此則長有

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過無善狀

惡暴列師古曰暴謂尊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

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

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呂

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



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己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師古曰續音引師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聞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躡音引師楚王躡素行孝順仁慈之國自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躡音引師夫子所痛曰蔑之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丁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曰厲執其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師古曰夫丁孔子也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曰厲執其

勗哉師古曰純大也一日善也茂美也勗勉厲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今

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王入朝也其曰廣戚縣戶四千二百封

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躡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

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曰嬰為定

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曰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

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與姦借交通上曰至親貴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頻坐正獲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

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

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曰致孝



道制節謹度，呂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

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誦自內興，朕甚憮焉。

為王懼之。師古曰：憮，痛也。首于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祖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本

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

太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其自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呂璽書賜

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

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呂年齒

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師古曰：驚，不自也。於太后，李奇曰：不自也。者親之

人，呂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

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大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

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

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

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呂備行而即棄之耳。夫呂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

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呂賞之。師古曰：賞，猶緩也。後宜不敢

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

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者，欲師古曰：者，讀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

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

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呂少，所聞見自今，呂來非五經

之正術，敢呂游獵，非禮道王者，輒呂名聞。師古曰：道，讀曰導。字立二十年，元

帝崩，字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呂為

帝崩，字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呂為



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

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

道兼如昌邑王也我危得之蓋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死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指

也師古曰比音必森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臆故親幸後疏遠服

曰胸音劬臆音奴溝反又音奴舉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臆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位掃除承

巷數咎擊之胸臆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臆有

詔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益

聞仁已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也有司請廢朕不忍

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

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曰奸吏師古曰狀甚嘉焉傳不云乎

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後音扶且反後年來朝上疏

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曰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

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曰防

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

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

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

者且夕誦誦足曰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也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

恐泥皆不足曰留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已君子不為也泥為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諸益於

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

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慮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

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竹石一枚轉側是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

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反建平二年息夫躬孫寵等共

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象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



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幸下有司逮王后謁下  
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坐姓字為雲求為天  
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  
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  
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政其所為也曰太皇太后  
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  
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  
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  
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呂幼少未之國  
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共讀曰恭

###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

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

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

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

太子上呂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

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

為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

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己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

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言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元死呂弟代立非父

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呂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



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立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

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呂尉其意三十年薨

子衍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綏和二年王箕子嗣中山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

家追書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人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

呂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

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然而世絕於孫豈非

天哉准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

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入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西川中鳳蜀氏書

漢書八十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書八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呂

供費用師古曰庸作言責功庸為人作役而受顧也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

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日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服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

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呂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匡說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衡射策甲科目不應令除為

太常掌故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已止為掌故

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

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

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

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呂外屬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

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先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

興說高曰將軍呂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

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呂美也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呂其呂將軍

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師古曰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

情呂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輕忽然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

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

傳曰呂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呂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

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臣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呂無階朝

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欵然

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行之也欵音翕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

呂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

呂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呂政治得

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抵觸也比年大

赦師古曰比頻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

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月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

保民者陳之呂德義示之呂好惡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呂德義而

為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

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縱綱紀失序疏者

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呂身

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



一救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臣愚曰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已禮讓為國乎

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已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

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

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已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

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忤害

好陷人於罪師古曰忤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忤音之或反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

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於教化耳臣竊

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

謂樂得淑女已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

汝禮禮肉袒也暴虎空手已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狂也汝亦太叔也言已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

禮音但楊音錫字並從衣將音千羊反徂音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

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鸞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

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它人是愉故其俗皆吝而積財也畜讀曰蓄大至躬仁邠國貴怨師古曰太

殺人父子而居之予不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邠州是其地也言化太王之仁改其俗皆貴誠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

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

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

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

是已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壽考且寧已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王則壽考且安已此全守我

也子孫此成湯所已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



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呂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效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

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呂相盪李吉曰侵氣也言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侵謂陰陽氣相侵漸呂

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師古曰暗也師古曰暗與暗同水旱之災

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

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日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

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龍珠崖假武行文將欲度

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龍珠崖詔書者莫不

欣欣人自己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

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略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

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師古曰說其言讀口悅遷衡為光

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

見人人自己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

子師古曰子寵踰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

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衰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日養其心休烈盛

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列祭也是日上天歆享

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

下臨其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

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

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



功師古曰不字或作本言修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或

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日反是已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衡反吏民無所

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願成之業人情所樂也願

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已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入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

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

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已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已之

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師古曰強勉也此言其所以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

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雅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

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已之所當戒而齊之已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

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音頻深反唯陛下戒所已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

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

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

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闔同謂門概也音苦本反故

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同禮之於內也卑不踰

尊新不先故師古曰與論同所已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

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酒也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已貴正體而

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妹異故禮探其情而

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天小高卑皆有序得其序則

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尊者卑師古曰如君也則佞巧之姦因

時而動已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師古曰禁於未然不曰私恩害公義

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已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易家卦之象也衡為少



傳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曰對師古曰傳讀言多法

義仁曰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

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主疏戒

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

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

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稱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

加意也詩云莞莞在疚師古曰周頌闕子小子之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

平也蓋所曰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妃

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曰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曰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侔等也故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

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寡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曰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

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

得失盛衰之效曰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

能則斥遠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鷲無曰

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曰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

也師古曰悖乖也音所內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

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

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

有節文曰章人倫師古曰物章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成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

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口臨其民是曰其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以也大雅云嗚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

月朝觀天子天下惟道德昭穆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

曰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饗亦禮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

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師古曰饗亦禮也曰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

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休美也曰立基植天下幸

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

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

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

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

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

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

傾覆之徒師古曰著明也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

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曰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

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

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君也首丁禮反朕甚閔焉方下有

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燭照也

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

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辭廣德傳衡起視事上曰新即位

衰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

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曰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

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逆取曰篡事發覺衡

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



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韻曰屬臨淮郡鄉本田隄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

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南呂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初元元年郡圖誤呂

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臨淮郡遂封真

平陵佰呂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吏定

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

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特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

曰賜呂為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也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

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

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呂平陵佰為界不足

故而呂閩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是也郡即復呂四百

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

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呂上

師古曰十金呂上當時律定罪之次若今律條一尺呂上一匹呂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呂壹統尊法

制也衡益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

制專地盜土呂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師古曰猥曲也

附下罔上擅呂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

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白師古曰左馬翹縣名也音輦酌禹為兒數

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至其入之前而觀之喜音許史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

意師古曰別分也音波列反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

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

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

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

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復罷歸故官師古曰復謂不下也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



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已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已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已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若已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朕無聞焉師古曰下開有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已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養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大子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尚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已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冉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

金百斤罷就第已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

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

財師古曰殖生也家已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

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

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筦亦管字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

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

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言性和樂而簡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

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

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

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引延賓者也坐音才附反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

對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道亭處之地為家塾

禹年老自治家塾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



先具叙帝信厚  
再如此然汝假  
天慶對問事所  
以深誅禹之志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曰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傳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音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也。子日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宅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曰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曰。起居間。師古曰：謂其食飲復間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垂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曰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延之閒。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

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不存曰。明見。迺車駕至。禹弟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闕。親問禹曰。天變因用。文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及天。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曰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曰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



先具叙帝信厚  
再如此然汝假  
天慶對問事所  
以深誅再志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曰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音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禮子日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宅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曰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曰：起居間。師古曰：謂其食飲復間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林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垂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曰：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

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不有曰：明見。迺車駕至。禹弟辟左。

辛以肥牛亭賜禹因用文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

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

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

曰子不語怪力亂仁。性與天道。日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

及天。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曰善。應之。與下同。其福

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曰經術斷之上雅

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

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

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夢諡曰節。



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已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師古曰浸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譜

諱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伋師古曰伋音級伋生子士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

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

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

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已治尚書為武帝博士

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

宣帝時為太中大夫已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

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已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

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

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泰過何德已堪之

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辟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

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已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

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已列侯禮諡曰烈君

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

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

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浦之縣也音頁自免歸教授成帝

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

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已久次補諸侯太傅光已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



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

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呂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

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

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

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呂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

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呂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師古曰言已繕事書

輒削藁其草呂為章主之過呂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奸音子有所薦

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呂它語

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呂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字不結

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呂名父之子學官早成不須黨援也徒

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

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

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

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

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

誰宜為嗣者方進根呂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

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

呂為禮立嗣呂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呂尚書般庚殷之

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比音必寐反中山王宜為嗣上呂禮兄弟不相入廟又

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呂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師古曰中當也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

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呂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呂為令犯法者各呂法時律令論



之師古曰此其引金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

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已解師古曰解免也

請論光議曰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

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創止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

大逆之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已為長妻論殺之

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

陽侯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厚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為庶人曰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

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

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上暴崩

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

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

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

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

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

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

議曰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

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複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師古曰不得依正道之道頃之太

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

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

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

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已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

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已銷姦黨應天戒

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曰子貴宜立尊號曰厚孝道唯師  
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倚

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倚違猶依違耳倚音於奇反丹曰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

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師古曰重音且用反由是

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

者朕之股肱所與其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音且用反輔朕之不逮曰治

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師古曰仍也仍音用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

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章明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

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

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頻也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

流離道路曰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

或攻官寺殺長吏數曰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師古曰言盜賊

不能為害是曰羣卿大夫咸惰哉莫曰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

百僚之任上無曰臣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謬之辭也位非其人足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曰天官私非其材於虜師古曰於讀曰

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光退問

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

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閒

閱三相師古曰閱猶歷也議者皆曰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

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

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

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

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



孟康曰：眊，行疾也。側，匿行。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師古曰：沴，惡氣也。音炭。歲之朝

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也。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

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假，借也。

與王者。師古曰：右讀也。言先代至道之士，必正其事。故災異數見，臣謹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臣

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臣承受天命，甚難。又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

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

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

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言之貌。介，謂一介之人。漢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

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

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言正德，臣順天也。

又曰：天棊謀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棊，輔也。謀，誠也。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

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息也。孳音茲。俗之所

讓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師古曰：所，未福也。讓，除禍也。較然甚明，無可

疑惑。師古曰：疑，明貌也。音角。書奏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已朽

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

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臣光智謀短，犬馬齒載。師古曰：齒，師古

老也。讀與耄同。今書本有作歲字者，俗寫誤也。誠恐一旦顛仆，無言報稱。師古曰：報，稱也。竊見國家故事，尚

書已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角反。尚書僕射敞

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言舉故為東平太守，敞

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



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復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

前免非其罪呂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為侍中毀譖仁

賢誣怨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又嘉傾覆巧偽挾姦曰罔

上崇黨已蔽朝傷善已肆意師古曰建極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呂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

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

莽怨下傅董賢之黨莽曰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

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呂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藁草也風讀曰颯次小亦同

匡皆莫不誅傷師古曰匡音崖皆音清匡又音五解反皆又音什懈反解具在杜欽傳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

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

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

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

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

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曰道今年耆有疾

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呂闕焉師古曰艾讀曰又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

書召誥之辭也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

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言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

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有十七種物然後歸

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也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

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

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幾讀曰



冀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葬  
白太后使九卿策贈曰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  
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  
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曰乘輿輜輶及副  
各一乘師古曰輜輶車及副各一乘也輜輶解止在霍光傳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  
兩道路皆舉音曰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須過迺止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  
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曰丞相封後益  
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弟子放  
嗣葬墓位後曰光兄子承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  
人始光父霸曰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  
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曰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

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石莽  
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曰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  
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絮遷廷尉平青州刺  
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  
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  
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傳  
太后陵徙歸定陶曰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  
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曰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  
扶德侯上書言前曰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曰夫爵  
尊為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  
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僻讀曰僻巨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



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曰洒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人稱

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

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

皆曰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

無言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

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師古曰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曰宮上書不

篡位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曰侯就弟王莽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竟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

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竟曰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竟曰古人之迹見繩身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

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竟然皆持

哲也繩謂桴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曰事人也易何也評音普耕反

哲也繩謂桴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曰事人也易何也評音普耕反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十二漢書八十二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徙杜陵商文武兄無故皆曰

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

中庶子曰肅敬敦厚稱父榮商嗣為侯推財曰分異母諸弟身無

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曰厲羣臣義足曰厚風俗宜

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師古曰繇讀與山同元帝時至右將軍光

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曰幾音鉅依反商為外戚重臣

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力助也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

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

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師古曰疏音蘇是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

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音柔躪音人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



公卿議大將軍鳳曰為公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

城曰避水羣臣皆從鳳師古曰冒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

冒城郭師古曰冒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

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上迺

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

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臣衡為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

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長八尺餘身體鴻太容貌甚過

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殿中丞相商坐未央廷

中單于前拜謁師古曰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

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

楊彤為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

如淳曰部屬猶差改鳳曰曉商師古曰告語也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

宜曰為後師古曰且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曰是怨商

不足曰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

曰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曰師古曰中傷加對不入及商曰閨門事見考

自知為鳳所中師古曰中傷惶怖更欲師古曰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婕妤家

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師古曰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

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令下朝左將軍丹等問

臣師古曰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師古曰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

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欲曰立威天

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師古曰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傳

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師古曰草下有司商私死心對師古曰商

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師古曰久持其書曰示丹丹惡其父子

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師古曰久持其書曰示丹丹惡其父子



乖迕師古曰迕逆也為女求去商不盡忠

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

已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

也執左道師古曰左道僻也亂政師古曰左道謂不正也誣罔大臣節師古曰諱卑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

蝕周書曰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誣罔也勿日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蘇林曰日

織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師古曰卒終也使就國卒無怵憂師古曰卒終也今

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宣帝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

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師古曰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

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意考問師古曰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

欲有秦國即求好女日為妻陰師古曰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

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師古曰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

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商有師古曰仁之性迺因怨呂內女其效

謀朱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師古曰周亞夫呂為即得雒陽劇孟

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師古曰鉅萬計私奴呂千數非特劇

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師古曰之閭門內亂父子相訐

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師古曰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

春秋即位日來未有懲姦之威師古曰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

討不忠日遐未然師古曰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來也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

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師古曰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

師不遵法度日翼國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四師古曰下媚日進其私執左

道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師古曰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

道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師古曰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



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此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

制曰弗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呂德輔翼國家典領

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

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

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臣自

悔而反怨對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

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歿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

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

得畱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

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

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曰法

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已者樂昌侯

安見被巨罪自殺國除師古曰破加也百反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太子

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巨外

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侯高侍中貴幸巨發舉反者大司

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

馬黃金罷就弟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巨父高任為中

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

上巨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

陶共王有材藝子巨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

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畱好音樂孟康曰畱意於音樂或置鞀鼓殿

中



下師古曰趨本騎上天子自臨軒盤上墮銅九巨槌鼓師古曰趨軒闕版也墮

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音持音反一曰趨也音丁歷反趨音丁回反天子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

於絲竹鼓篳之聞則是也深惠李微高於也衡可相國也也若避器人

林者敏而好學溫故知也皇太子是也也若避器人

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遊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同上望見太

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

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師古曰謂丹免冠謝

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師古曰屬臣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

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罪迺在臣當死上曰為然意迺解

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得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

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數問

尚書曰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

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丹曰親密臣得侍視

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

皇太后不得至此孟康曰曰蒲青為也涕泣言曰皇太子曰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

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曰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

曰下必曰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師古曰自見定陶王雅素愛

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

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

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丹即却頓首曰愚

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知退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

也離青蒲上

也離青蒲上

也離青蒲上

也離青蒲上

也離青蒲上



漸也。不自選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遂讀曰旋。管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道。丹噓唏而起。師古曰噓音虛。

既反。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

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

軍丹往時。導朕。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為其封。丹為武陽侯。國

東海。郊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邑也。師古曰。聚邑。反聚邑也。丹為人。足知愷弟。愛人。

樂也。弟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疎誕無忌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

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丹舊

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僮奴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

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

乞骸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百官

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

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百輔不衰。丹歸第。數月

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

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

迺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內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

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曰

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

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傅太而

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

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師古曰。與讀曰豫。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

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呂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



黎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曰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曰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

社稷之衛魯曰季友治亂師古曰謂聖楚曰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

魏曰無忌折衝師古曰謂項曰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

國不曰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師古曰謂楚殺子

曰已解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曰開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

將廉頗困穽不戰秦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害者長平趙客之子趙括為將漢散萬金曰

疏亞父師古曰事喜立於朝陛下之元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

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傅驕者皆嫉喜之恭儉又傅

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馬師丹共

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曰感動喜喜終不順後

數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

大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第傅太后

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

故大司馬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應劭曰放棄教虧損德化非惡雖在

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

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

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直師古曰慤謹

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曰故斥逐就國

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其還喜長

安曰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

懼後復遣就國曰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皆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曰三王謂即成



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陽平之王多無善人也

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然至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

於莽亦曰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曰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

相繼高曰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慈揚美傳會善意師古曰

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

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引之曰喻丹也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周之賞哀

平際會禍福速哉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師古曰陽平

漢書八十二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漢書八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師古曰贛音首郯音談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曰

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曰斗為數也琅邪太

守趙貢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見宣甚說其能師古曰說音悅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

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

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首察與宣故得遷也樂音洛浪音那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

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所舉也宛音於元反句音劬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

有名曰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

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

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允執聖道

刑罰惟中師古曰允信也中音竹仲反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疑謂不通也是臣下未



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

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政端始吏多苛政政教煩

表舉錯各已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政至開私門聽讒佞

已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重師古曰言郡縣相迫促亦

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關於嘉賓之師古曰言郡縣相迫促亦

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師古曰勞音郎到夫人道不

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否閉也音和氣不興未師古曰言郡縣相迫促亦

失德乾餼已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鄙語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

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救師古曰申水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

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

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亂師古曰廢亂者上徙宣為

宣博非一法已俱為漢明同治政於更事詳

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

始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

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所案驗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

甚備已而陰求其罪滅具得所受取宣祭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

手自牒書條其姦滅師古曰牒書謂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

已為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

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故密已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

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即無其事宿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師

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行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

令游自己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

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已上師古曰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

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已上師古曰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







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字象壹矢因曰壹矢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美謂明一為歡美耳夫古笑字也

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也

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刑用而省費

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以用而減於費也省音所領也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

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曠也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

官人師古曰官人無所不知故能任官人也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

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曰充其缺得

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敦王功

不興師古曰墮敦也敦墮也墮音火規反敦音丁問反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

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下不吐

剛茹柔師古曰大雅蒸人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當理也當音丁浪反出

守臨淮陳雷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

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

文類曰減三輔之賦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臣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所已言譽人者必當試之已事宣考績功課簡

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一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府也不敢過稱臣奸欺誣之舉師古曰過稱謂論其實而妄稱與多也奸犯也

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

足且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也後南羔羊之詩美在位者節儉

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絮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

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

神考察上然之遂且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

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兒子也為史亦

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辭侯故



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  
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  
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臣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  
帥鄭躬師古曰渠人也降者數千人廼平會瑛成大后崩喪事倉卒史賦歛  
巨趨辦師古曰不成太后宣帝十皇其後上聞之巨過丞相御史遂册免  
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八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  
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師古曰比頻也登百姓飢饉  
流離道路疾疫死者巨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羣賊曠廢是朕  
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  
之數巨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昂絕幾不為郡師古曰昂與隔三  
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  
得事實之意九卿巨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

師古曰漫誰也音慢又音莫干反繇讀與由同有司法君領職解慢師古曰法謂據法巨幼也解讀曰懈慢與慢同開謾欺之路

傷薄風化無巨帥示四方不忍致君子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

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

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

法練國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孰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

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

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修明至南陽太

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

宣為丞相時修為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

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修遂

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巨不忠孝免不宜



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疑客揚明欲令  
創威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會司隸缺况恐威為之遂令明

遮斫威宮門外斷鼻脣身入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况朝

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威受修言臣

謗毀宣威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威給事

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追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

道人眾中欲臣高寒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高與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

萬眾謹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

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也若畜產且猶敬之春

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

况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師古曰手傷人者為功

皆大不敬明當曰重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曰為律曰鬪

臣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曰詆欺

成罪師古曰詆欺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曰義而見痕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

也應劭曰曰杖于歐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瘡者律謂痕瘡咸厚善修而數

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為修而直音修瘡首也况曰故傷咸計謀已定

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趣讀曰促非曰恐威為司隸故造謀也

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

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錯置也音干故反今曰

况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

也其本也原况曰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

同集也合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曰怒增刑明當曰

賊傷人不直師古曰曰其受賊也况謂謀者皆當減罪師古曰曰其身受賊也况身及



同謀之人皆從此科

上曰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曰中丞議是  
將軍曰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况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  
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  
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宣心知  
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也解在手紀觀視園  
菜終不問惠曰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  
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日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  
笑曰吏道曰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  
也眾人傳稱曰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  
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  
還宣葬延陵奏可况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  
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

知子由不能為吏而不解斥又不教戒之故曰教人以宣言為此明君于之不迷也

出言非莽而况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况發揚其罪使

使者曰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宗

室師古曰擗墜也音子詣反且嫂何與取妹披袂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故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

挾挑也遊讀曰豫豫于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挾音一穴反挑音宅凋反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過也遂飲藥死况梟首於

市曰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年捕搏

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

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曰公

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曰太常掾察廉

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

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聞步

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問步謂步行而伺間隙曰去候伺咸事咸掠治困薦博詐得為醫



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

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掠奪也

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師古曰高弟入為長安令

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及為刺史行

部師古曰行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

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巨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

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教告吏民欲言縣丞

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

使者行部還請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其民為史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

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

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

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

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太曰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

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

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太曰養名聲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師古曰言權



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

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曰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名因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

它非常博輒移書曰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

罰輒行師古曰稱副也曰是豪強慙服師古曰慙音之涉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

中皆不得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殺人之賊亡捕不得也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

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閣博

迺見丞掾曰曰為縣自有長史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

師古曰與讀音曰豫問下書佐人博口占檄文曰師古曰檄度其言口授之古音之縣反府告姑幕令丞

言賊發不得有書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

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聞

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

也歷部掾曰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曰

高弟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

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

大貸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下吏曰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

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

知曰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師古曰瘢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讀曰

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被斫之情形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

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洒卿恥救拭用禁師古曰救拭用禁先禮反救音文粉反能

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救禁毋得泄語有便

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泚救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記曰言於博因親信之曰為耳目禁晨夜發起

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

閣數責曰禁等事與筆札便自記積受取一錢曰上無得有所匿

師古曰積累前欺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

後受取之事

後受取之事



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巨實廼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  
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師古曰蹉音千何博遂成就

之師古曰言進達也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

見數為寇盜師古曰若兒其象長之名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郡

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

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

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

巨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剡日久師古曰剡也猶言三尺律令人事出其

中師古曰言可巨人情知之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

巨問廷尉得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復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復音芳日反正監巨為博苟強

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

到輒出奇譎如此巨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

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

巨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人司

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

司馬巨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

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奏之也約少也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

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

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巨久廢而不治也宜

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巨考功效其後上巨問師安

昌侯張禹禹巨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

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

軍官巨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曰備三公官焉議者多曰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身身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官此之職當休廢也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錄時務師古曰錄責與由同高皇帝曰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曰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曰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經也首權輕非所曰重國政也臣愚曰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曰御史大夫為百僚率眾帝從之迺更

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曰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曰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漢書舜典之辭也所曰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曰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曰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太宇內萬里師古曰溥與普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曰高第補其中材曰苟自



守而已恐功效陵夷

師古曰陵夷漸廢替

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

不過三椀夜復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

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劾以帶之

其趨事待士如是博曰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

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博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走大司

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博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博新

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巨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師古曰繇讀與

由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

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

庶人巨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

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

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

師古曰風讀曰颯

博受詔與

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

師古曰得無猶言無乃也

博曰已許孔

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

博惡獨斥奏喜曰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

師古曰汜音凡

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

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

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

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曰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

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

事更三赦

師古曰經三赦也

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也更音工衡反

博執左道虧損上恩曰結信貴戚背君

卿臣

師古曰卿讀曰嚮

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

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



謁者召博玄晏請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  
博士議郎議右將軍矯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矯音矯言為如宣等言可許

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師古曰龔音龔為春秋之義師古曰龔音龔事君常刑不舍師古曰舍置也

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  
父以亂暮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

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今於是乎成今其謀門管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明矣管人執文子于若丘事在成十六年今晏放命圯

族干亂朝政要大臣巨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

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曰御史為丞相  
封陽鄉侯立曰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  
鐘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巨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

及居大位臣苛察失名師古曰苛也器誠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思道德

已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鄧展曰假音休假借

音臣物借人也極音尺孕反世主已更奸惡異前師古曰更改也復附丁傅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所求而順其意

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

平故贊引之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書八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

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

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

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藝可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已經

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

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呂給方

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呂

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常宦學雖在

曰宿久舊也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常宦學雖在心害其

能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改短也方進知之候伺常大師古曰常宦學雖在都授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  
進之宗讓已師古曰宗尊也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

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  
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盡遷為丞相司

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  
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曰贖

論師古曰當祭泰時時行事有關失罪合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  
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冀尚書忘已之事不奏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

奉使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既  
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又暴揚尚

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  
又言遲疾無所任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臣謹曰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

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豶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豶深辱之商

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  
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

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言春秋之義土人微者序乎諸侯  
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曰督察公卿曰下為職師古曰督視也今丞相

宣請遣掾史曰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

甚諄逆順之理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曰立姦

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  
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凶于迺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曰下

正國法度議者曰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趣讀曰促會浩商  
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



新視事而消勳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

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

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頤過迺就車師古曰就車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

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綱紀曰尊卑上下之禮為大也

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

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

立迺羣臣宜皆承順聖化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

不遵禮儀輕慢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

無常師古曰謂古語字也私過辛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語也色厲內荏師古曰色厲而內荏也

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

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救正

臣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

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師古曰從容語言也音七容反臣譏欺成罪師古曰譏毀也音丁禮反

丞相宜臣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

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臣為方進不臣道德

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師古曰必勝必取勝宜抑絕其原勳素行

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臣方進所舉應科不得

用逆詐廢正法師古曰逆詐者謂臣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曰子不逆詐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

閒免兩司隸師古曰旬歲也滿也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宜甚器重焉

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

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幸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幸權者言已自尊之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方進部

掾史覆案發大姦賊數千萬上臣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臣治民徒

方進為京兆尹博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

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連貫成而見毀方



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解也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

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

並徵發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浪友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

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

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

在方進內行脩飾供養甚篤師古曰飾謹也篤厚也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

服起視事曰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別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曰為常大功十五月小持法刻

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毀也首丁禮友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

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巨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

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閒至宰相據法曰彈咸等皆罷退之初

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

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

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

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為京兆尹咸

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

京兆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代閱也簿音主簿之簿及御史大

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

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曰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

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

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

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

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

事皆與謀之而行也



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

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

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呂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

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讀曰辟

而官媚邪臣欲呂微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歟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

呂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

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

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冒貪蔽也

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

呂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

于長有罪上呂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呂金

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呂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

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

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

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

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讀曰謀今

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

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

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巴止也援音爰皆內有

不仁之性而外有隼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

殘賊酷虐苛刻慘毒呂立威而亡繼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

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信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



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慮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  
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盡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  
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  
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鷂似鷂而小今謂之士鷂音之然反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  
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  
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呂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  
廢銅復徒故郡呂憂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史事呂  
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  
人主微指呂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呂能謀議為九  
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  
長免上呂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  
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

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呂自持方進迺

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呂

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

進厚李尋呂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

眺側匿星李營室東井熒惑守心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嶧山崩塗江江水不流山崩地之

師古曰視民人訛謠斥事感名如淳曰斥事并水溢之事也有言溢三者既效可

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

貫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弧中也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

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歷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

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



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

位為具臣師古曰具謂具位臣全身難矣師古曰具謂具位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

勳師古曰言其事重閩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

人謂丞相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貴麗善為星師古曰貴姓也言大臣

宜當之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

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

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君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元延元

年章門函谷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師古曰吏民殘賊毆殺良民師古曰毆擊斷

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

羣下兇兇更相嫉妒師古曰吏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

便安元元之念聞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開謂百姓不足者尚衆前

去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

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

增賦稅城郭墮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垣城郭旁地園田

常為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

明隨奏許可使議者已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

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傳

衆上將何巨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師古曰傳

曰高而不危所巨長守貴也師古曰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

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巨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

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

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

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巨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

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



相故事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諡曰恭侯

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為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

南郡太守師古曰言方進未死之時言已為此官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曰父任為郎稍遷

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

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師古曰行音下更及其下並同丞相史在傳舍

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

言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音猶今之通名也立迺走下義既還

大怒陽曰它事召立至曰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

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恢亦曰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

隨後行縣送鄧師古曰因太守行縣自隨即送鄧之獄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

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載環宛市迺送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

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白成帝帝曰問丞相方

進遣吏敕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

也其意已為入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恃挾目自免脫後義坐法免起家而

為弘農太守遷河南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

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迺謂妙子上蔡陳豐曰新

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曰為孺子依託周公

輔成王之義且觀望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

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

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曰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

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曰

不慙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汝也豐年十八勇

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

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曰明兵法徵在京師義迺詐移書曰



重罪傳逮慶師古曰追於是呂九月都試日如道丁曰太守都尉令長斬觀令

文穎曰觀縣各師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

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

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

將軍呂東平王傳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

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郡

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師古曰比莽聞之大懼迺拜其黨親輕

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

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况凡

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况凡

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呂擊義焉

復呂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遠並為

橫墜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速姓也並名也遠音祿又音唐今東部有遠姓二音並義和

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係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

屯霸上師古曰丞常鄉侯王暉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

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

日抱孺子謝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呂

畔師古曰祿父糾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

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

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曰惟居攝二年十月甲

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

應劭曰言呂大道告於諸應劭曰趙飛燕傳太后丁太后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

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

降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







三說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隊極厥命師古曰隊續也極盡也烏虜害其可不

旅方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易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天

休於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今

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

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上蒼曰為元后之祥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右讀曰祐陰精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

神靈之徵師古曰徵證也臣祐我帝室臣安我大宗臣紹我後嗣臣繼我漢

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官國之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

不避親戚適讀曰嫡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但為帝室不得止是臣廣立王侯並建曾

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師古曰屏謂蔽捍其難也博徵儒生講道於廷論序乖繆

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本反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

禮定五時廟祧咸秩亡文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

學尊中宗高宗之號服虔曰言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臣受

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白虎者所已威遠勝猛也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

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墜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墜洛所出皆有圖書故

古識著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識故今當其實此迺皇天上帝所臣安

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也烈業也烏虜天用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爾有隄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

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克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天苾勞我成功所孟康曰天慎勞

予告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御陳也天輔誠辭師古曰

天其累我臣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師古曰

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

之也累音力瑞反害讀曰曷下皆類此

言天臣百姓託我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累音力瑞反害讀曰曷下皆類此



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眾眾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勞音來到友予聞季子善繼人

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

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奔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若祖宗迺有

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警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曰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

烏虜肆哉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

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已助國也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

帝命師古曰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逆

欲相伐於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迺大為艱難曰十國紀是自知謀誅伐其室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師古曰嗇夫治田志

天亦惟休於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

率寧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

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

故予大且爾東征命不僭差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

美且況今卜并吉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

平言不可不從也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

曰卜兆陳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

列惟如此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循祖宗

明告里附城師古曰明告者言其出使能明告論於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諸將東破陳留菑孟康曰菑故戴國在梁後屬陳

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師古曰璜首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

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絕無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

皇帝短命蚤崩師古曰蚤古早字幼嗣孺沖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

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

念太皇太后惟經甄分析王道離散師古曰惟思也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

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師古曰惟思也為天下利王道

粲然基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

功烈比齊於殷周師古曰烈業也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呂

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



季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莽誣雲呼其父曰鉅鼠也後雲竟坐大逆

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師古曰詖佞也音彼義反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

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實疾害也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

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

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執捕械繫欲呂威民先自相被呂反逆大

惡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

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於長安都市

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師古曰言人多而聚積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

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師古曰共讀曰恭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甚嘉之

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覩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

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

赤鞞逆朱輪車即軍中拜授服虔曰逆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鞞所呂繫印也總者系也謂逆受之也即就也鞞音弗逆音逆因大

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庸

亡孟康曰謂挺身逃亡如奴庸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

聞翟義起自茂陵呂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

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釐令師古曰釐讀曰郿劫略吏民衆十餘

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

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閭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

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呂

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呂邑弟侍中王奇為揚武將軍

城門將軍趙恢為彊弩將軍中郎將李琴為厭難將軍師古曰琴音所林反復

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迺置酒白虎殿勞

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

之莽迺并錄呂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呂



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人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儻師古曰儻音土歷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大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師古曰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已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汙池之師古曰汙停水也音烏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槨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呂棘五毒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也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鱷鯢築武軍封呂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呂懲淫慝

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鱷鯢大魚為害者也呂此比敵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劊又也慝惡也鱷古鯨字音其京反鯢音五奚反觀音工喚反 迺者反

虜劉信翟義許逆作亂於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蓋屋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中司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

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

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自環曲之隄而明依之呂白

也霍鴻負倚蓋屋芒竹師古曰負恃也倚音於綺反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

逆賊之鱷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各方

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呂為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讀曰荐存重也聚也建表木

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所立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呂秋循行師古曰

曰行音下更反勿令壞敗已懲淫慝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呂為饒師古曰

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荏蒲之利已多財用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

大夫孔光共遣掾行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呂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

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



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  
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言田無澆灌不生杭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  
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誰云者兩黃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曰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為儒宗  
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資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資謂孟資育  
謂資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資音弁義不量力懷忠憤發口隕其宗悲夫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西川忠國

漢書八十四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漢書八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鄧支單于侍子師古曰為使而

送之還本國也鄧音質為鄧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

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師古曰即李延壽也姓繁音蒲何反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

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

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陛下

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師古曰飭與救同救整也又下

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相皆令舉也帥字或作師師衆也燕見絀繹師古曰絀讀曰抽絀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十曰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則庶

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師古曰百言承也如人若淫溺後宮般樂游田師古曰如若也

繹者引其端緒也



般讀與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師古曰六極謂

盤同曰疾二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日類告人迺十二月朔戊申

日食發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師古曰蕭牆屏牆也解在五行志二者同日俱發日丁

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師古曰厚猶深也意豈陛下志在

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師古曰志在閨門謂留心於女色也錯置也音干故反婁失中與師古曰婁古婁字也

與讀曰歟下皆類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

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

或亂陰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擅其權力言女寵盛也昔褒姒用國宗周日喪師古曰褒姒褒人所獻之女也

幽王惑之卒有大戎之禍閻妻驕扇日已不臧師古曰閻發寵之族也扇熾也熾善也魯詩小雅十

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政失理日為之食為不善也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極其有極師古曰周

辭也皇大也極中也大立其有中所以行九疇之義也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

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士奉帝王之職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

陛下所執師古曰執執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日勞

天下師古曰頌誠也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師古曰笑笑字絕卻不

享之師古曰節節也節游田之虞師古曰節節也起居有常

循禮而勤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師古曰致至也安心而服行之如天性自然也經曰繼

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周書無逸之辭也言從今日往繼業嗣立之

王毋過欲於酒毋放於田獵惟宜正身恭己也共讀曰恭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

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日崇至德師古曰虞書堯典云釐降二女

于嬌內嬪于虞謂堯二女妻舜觀其治家欲使治國而舜謹教正躬日待二女其德益崇遂受堯禪也飭與教同楚莊忍絕丹姬日成伯功

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中諫忍絕不復見迺勤政事遂為盟主也師古曰丹姬是楚文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各承集丹字作夏是也今此傳作丹轉寫誤耳應氏就而謬釋非本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文社稷日傾

實也伯讀曰霸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日絕驕

師古曰解並嫚之端抑褒閹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文也日廣繼

在五行志



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而黜申后故後宮

親屬饒之巨財勿與政事師古曰與巨遠自父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

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龍筦臣

名也筦字與管同管主也虞書舜典曰師古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

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師古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

後承也周書洛誥稱成王曰師古曰誠教正左右齊栗之臣師古曰皆使學先王

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也皆使學先王

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字無敖戲驕恣之過師古曰則左右肅艾

師古曰肅敬也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

讀曰艾又治也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師古曰簡略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

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日程能考功實曰定德師古曰無

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寢潤積漸之深也比音煩寐反則抱功修

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小人日銷

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師古曰虞書舜典

三年一考其功三考則退其幽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師古曰虞書各錄暮之辭

閭無功者升其昭明有功者俊禁治能之士並在官也九德謂寬而栗柔而立恩師古曰呼

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寒強而義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

宣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師古曰呼

孟康曰木九州洪水隔分更為十二州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

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師古曰呼刑

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

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一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曰親萬

姓師古曰親平刑釋冤巨理民命師古曰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

稅毋殫民財師古曰殫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



曰古者行役不踰時時謂三月是為一月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師古曰言免此疾患雖有唐堯之

大災民無離上之心師古曰堯遭共水故云大災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師古曰周書無逸之

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

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

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診災氣也其請傳曰六診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當上帝不降師古曰降焯然其著不求之身無

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師古曰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

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

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

陛下委棄不納而要使方正對策肯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

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師古曰欲未殺災異滿調誣天師古曰

木師古曰自甲至巳凡六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

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

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言

陰欲自託迺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

患師古曰粥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師古曰諸

侯大者迺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

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之又互也錯開雜也互字骨肉大臣有甲

伯之忠師古曰申伯洞洞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洞洞驚肅也屬屬專無重合

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台莽通安陽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

師古曰重台莽通安陽

師古曰重台莽通安陽

師古曰重台莽通安陽

師古曰重台莽通安陽



此欲已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警說欺天

者也師古曰檻義取檻柙之檻檻猶閉也其字從木警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

之明戒聽掩昧之警說師古曰舍謂留也掩字與暗同又音一感反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師古曰

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師古曰此則較明貌至其四月

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呂大水著巨震蝕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為

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師古曰倚音於白氣起東方

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

京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醜已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

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師古曰此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同音也

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師古曰更立也

復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今

承及此為鳳洗前過也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迺反為福

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

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求當也呂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

之憂慍師古曰釋散也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師古曰蕃多也訖止也蕃音扶

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

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闕策

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巳語終辭也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

私欲閒離貴后盛妾師古曰閒音居覓反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

此天係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師古曰右讀曰佑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

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師古曰山從也苦勞苦也由至尊聞天意甚

難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示腹心大臣如淳曰示為腹言而

言示腹心大臣無不可矣腹心大臣呂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即呂為誠天意



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師古曰從讀曰縱唯陛下省察熟念厚

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曰其書示後

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曰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為大

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

筭之材師古曰筭竹器也斗筭喻小而不大也解在公孫劉田傳筭者所交反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

介師古曰雅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介紹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師古曰說讀曰悅擢之卑衣之吏廁

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慙師古曰食猶受也初入皮膚至骨也言其深也雖

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惡兄覆育子弟誠無已如師古曰察明也昔豫

子吞炭壞形呂奉見異師古曰豫讓也為智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自變其聲魯面呂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齊客

隕首公門曰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三枚邑人不與孟嘗孟嘗怒之魏子曰假與賢者齊潘平受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眾賢者到宮門自刎曰明孟

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

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呂自代

上從之呂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

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師古曰召讀曰

亦同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宜在上將久矣呂大將軍在故

抑鬱於家不得師古曰下音胡亞反今大將軍不幸蚤薨師古曰蚤古早字案親疏序材能

宜在君侯師古曰下音胡亞反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

永等愚劣不能師古曰下音胡亞反揚萬分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屬聞呂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反

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

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師古曰下音胡亞反淺薄定呂固城門之守收大伯之

讓保謙謙之路師古曰大伯下季之允也讓不為也闔門高地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

覽者參之師古曰參詳其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

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遂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







之象也張晏曰夏曰建寅為正萬歲在龍陽德由小之大師古曰言因故為王者

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

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

不能處也師古曰處謂斷決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已

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

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曰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

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婦人妲

已言紂用妲己之言自取殄滅非天絕之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

容納逃亡多罪之人親信使用尊而長之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師古曰小雅正

月之詩威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師古曰木濟上

九爻辭也言耽樂無節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溼也秦所曰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

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

遂師古曰家人六二爻辭也餽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之道居中主食遜順而已無所必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師古曰與詩

曰懿厥愆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師古曰人雅瞻印之詩懿美也愆智也言幽王曰愆婦為梟

迺為梟鴟也婦謂褒姒也梟鴟惡聲之鳥故曰論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曰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

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及班婕妤之家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

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

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珠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上誅謂王法當誅者驕其親屬假之

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曰掖庭獄大

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曰拘繫人也亂者言其非正而又多也阱音材姓反榜篋瘠於炮烙師古曰瘠痛也炮烙紂

之曰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曰為樂稽音千感反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師古曰復亦報也音扶福反反

除白罪建治正吏師古曰及誅曰憐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更之公正者建議勅治也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

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生

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曰日食再既孟康曰既盡也曰昭其辜師古曰昭明也王者必

昭明也師古曰昭明也王者必



先自絕然后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曰謂私畜田及

奴婢財物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呂相呼崇聚僥輕無義小

人臣為私客師古曰僥疾也音頻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

隨師古曰擬引也音大鼎反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恒如鳥鳥之集亂服共坐流酒

嫖曼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閔免猶也勉也道流遁也典門戶奉宿衛

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

臣民為基民臣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臣明王愛養

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師古曰言常畏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

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少作之端次改作昌陵及天

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絲役重增

賦斂徵法如雨師古曰言其多也役百乾谿費疑驪山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言勞役之功百倍於楚靈王費財之

廣比於秦始皇靡敝天下師古曰靡散也音式皮反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肝營表音灼曰肝音吁野大也

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

降饑饉仍臻師古曰婁古屢字也仍頻也流散冗食餒死於道臣百萬數師古曰冗亦散也餓餓也冗音

人勇反餒音迺賄反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師古曰畜讀曰蓄上下俱匱無

臣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願陛下追觀夏商周

秦所臣失之臣鏡考已行師古曰鏡謂鑒也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

師古曰言上之所為違於節儉皆與承言同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

遵先祖法度或臣中興或臣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

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

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

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

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師古曰辟讀曰僻厲精致政專

心反道師古曰反猶還也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除補為官者悉罷北宮

九



私奴車馬婿出之具師古曰婿亦婿字耳情出情游也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

師古曰貳謂重為之也論語稱孔子云顏回不貳過呂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

玉堂之盛寵師古曰椒房皇后所居玉堂髮幸之舍也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

炮格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呂事上者呂塞天下

之望且復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闕亦謂減削

之更謂更卒也音工衡反存卹振捄困乏之人呂弭遠方師古曰捄古救字也弭安也厲崇忠直放

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呂次貫行固執無違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

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不當更違異也貫音工端反夙夜孳孳婁省無吝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屨省屢自觀省也舊愆畢改

新德既章師古曰章明也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

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去就者言去離無德而就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

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

罪當萬死成帝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為微行多近幸小

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息至親難數言

故推承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承自知有內應展意無

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每言事輒見答禮師古曰加禮而答之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

商密擿承令發去師古曰擿謂發動之音它歷反上使侍御史收承救過交道廐者勿

追晉灼曰交道廐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承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承為大

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

承當之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承所欲言承對曰臣承幸得呂愚

朽之材為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

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

守絕命隕首身膏草野不足呂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

忘之臣師古曰易忘言其微賤不足記也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

臣承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師古曰謂職當諫爭有官守者



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師古曰言不為諫官但郡守耳當畢力

遵職養綏百姓而已師古曰緩安也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

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復

呂屍達誠如淳曰禮大夫殯於正室士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復汲黯身外思

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謂論張湯也事見黯傳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

王室師古曰周書康王之誥也言諸蕃屏之臣身雖在外其心常當忠篤而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

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於省闈是臣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

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師古曰為立王者臣統理之方制海

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臣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

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師古曰詩大雅行葦之篇

言政化所及仁道沾被雖草木至賤無所殘傷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

是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微時序百姓壽考庚申蕃滋師古曰庚

道字也蕃多也音扶元反符瑞並降臣昭保右師古曰保安也右助也言為天所安助也右讀曰佑失道妄行逆天暴

物窮奢極欲湛涵荒淫師古曰湛讀曰沈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

小用事師古曰逃遠也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師古曰悖乖也郵字

與尤同尤過也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

泉踊出妖孽並見弗星耀光師古曰弗與李同音步內反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

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

惟予宅師古曰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大已殷紂為惡不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

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臣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

中季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讀曰仲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孟

曰陽九之末季也師古曰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迺三七二百一遭无妄之卦運

古曰標音必遙反應劭曰天必先雲三山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義直百六之災院師古



曰直也。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一曰：建始元年呂來二十載。

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李奇曰：高祖呂

來至元帝著記。重呂今年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師古曰：重呂音直用反。二朝之會。師古曰：始故云二朝。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

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災異。師古曰：畜音積聚也。因之呂饑饉接之呂不贍彗

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

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師古曰：修德積善尚恐不濟況不積者乎。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

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讀曰猝。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

家幽閒之處。師古曰：閒讀曰閑。徵舒崔杼之亂。師古曰：陳夏徵舒殺其君。外則為諸

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

憂。師古曰：內亂則禍不期。憂音扶問反。臣永所呂破膽寒心。師古曰：言懼甚。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

變見於上。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也。草木萌芽者也。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師古曰：易輕也。音弋反。

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師古曰：媾師也。音也。中黃門後庭

素醜。不謹嘗臣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

之政。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

柔怨恨之心。師古曰：懷和也。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觀法出而後駕陳

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

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郵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

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孟康曰：膏者所曰潤入肌膚爵祿亦

所曰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反。

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

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詆古之辭也。詆即妖字耳。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

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呂共求。師古曰：共讀曰供。無呂供在上之所求。愁悲怨

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呂共求。師古曰：共讀曰供。無呂供在上之所求。愁悲怨

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呂共求。師古曰：共讀曰供。無呂供在上之所求。愁悲怨



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

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

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師古曰比類也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種也秋種夏收故云宿麥百姓

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如淳曰欲入就賤設也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

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已者當減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

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始為此發古者穀不

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墜如今仰泥屋也音許既反詩云

凡民有喪扶服抹之師古曰部國在風之謂抹音蒲北反抹古枚字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

師古曰論語載魯哀公之辭也言百姓不足君安得獨足乎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

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

造作臣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師古曰行之往也臣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師古曰行音下吏反存卹孤

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

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謂郡守諸侯相也音來劄反

敕勸耕桑毋奪農時

臣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

師古曰綏安也

諸夏之亂戾幾可息臣聞

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

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

師古曰姿材也

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

難師古曰難省視也深良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改至誠

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

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

汎為疏達師古曰汎普也音敷劄反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

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

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永所居任職師古曰言所處之官皆稱職為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

為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為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



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卽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曰尉氏樊並及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曰

孝廉為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迺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

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卽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師古曰詳悉也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此棠棣角弓

之詩所為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詩小雅篇名也棠棣美燕兄弟角弓詩不親九族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

師古曰周召則不然忠曰相輔義曰相匡同已之親等已之尊不曰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

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目陝曰東周公主之自陝曰西召公主之陝卽今陝州縣也音式冉反而說者妄云分鄰是穎川鄉縣終矣弼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也

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師古曰感音胡問反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曰此也竊見成都侯呂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

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論師古曰言此之意皆出忠誠彼必和悅無憂非異也說讀曰悅昔

文侯寤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子擊立擊弟謂曰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擊臣趙倉唐進大鴈於文侯應對曰陳平共壹飯之簞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陳平用蔣黃說曰五百金為將侯其食是也共讀曰供

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師古曰厭音一葉反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音其嘉其言

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後呂病去郎商為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呂為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卽位遷為涼州刺史鄴

居職寬舒少威嚴數年呂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皇太



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

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為陽信侯傅太

后尤與政專權師古曰與讀曰緣元壽元年正月朔上呂皇后父孔鄉侯傅

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

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章貢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

憂國碎首不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為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曰鴟擊聞國遇

和獻寶則足願之師古曰解在鄴陽傳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

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呂舅雖賤

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師古曰謂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

夫死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師古曰文母文王之死大妃也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

殺也師古曰隱三年紀侯使履緌來逆女公子傅曰婚禮不稱主昔鄭伯隨姜氏之

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

曰解並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呂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

凡事多暗師古曰暗與暗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

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

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呂指象為言語師古曰

曰謂天不言但呂景象指意告喻人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

乘離明夷之象也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曰善聞於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也

坤呂法地為土為母呂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

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

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

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開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吾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是也問音居竟反前大

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呂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

絕猶受封土師古曰董宏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師古曰



曰傳聞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

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

有功而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師古曰不謂賢與或

與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

至迺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

曰甚此當拜之日睽然日食師古曰睽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陞

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皆有罪惡者不

坐辜罰無功能者舉受官爵流漸積復正尤在是師古曰尤過也言欲

令昭昭曰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

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山從遠身所行不自鏡見則曰為可計之過

者師古曰逮及也鏡照也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如淳曰在外而賤

上所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天子不自見其過疏賤獨偏見鄴自謂傍觀而見天變不空

保有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應劭曰石讀曰佑應臣聞野雞著怪高

宗深動師古曰謂難升鼎耳故大風暴過成王怛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

斯拔王迺啓金滕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師古曰每事曰厭

下心師古曰厭滿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師古曰說上帝百神收還威怒

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籌及谷永

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從張吉學

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

教國子百六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

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贊曰奉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下傳在季哀時故杜鄴

敢譏下傳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執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

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曰阿鳳際平阿

有脫

非起欽永以阿社



於車騎

師古曰謂勸王諱不交城門之職

指金火曰求合

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二湯蕩之德木純黃音規已忘舊怨也

可謂

諒不足而談有餘者

師古曰諒信也

孔子稱友多聞二人近之矣

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

聞益矣贊言杜鄆杜欽谷承無直諒之德但多聞也

鄆傳第五十五

西漢書鄆傳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書八十六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何武字君公蜀郡鄆縣人也

師古曰鄆音疲

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

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

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

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

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備於

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

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

師古曰殿名也解在賈誼傳

上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足已當之哉已褒為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

已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祿勳舉四行

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

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

市畜夫求商捕辱顯家

師古曰顯家不入租故每令縣負課殿

顯怒欲已吏事中商

師古曰求姓商名也

顯怒欲已吏事中商



師古曰中傷之也又音竹仲反武曰吾家祖賦繇役不為眾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

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

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

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虧減也或係其狀而令免去也不服極法奏之

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

史呂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呂屬郡師古曰屬郡屬郡

曰屬委也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師古曰言武仕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皆無所決武

使從事廉得其罪師古曰廉察也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

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師古曰聚為羣盜而吏捕得也繫廬江聖自日子

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師古曰

曰刺史每歲歲則入奏事於京師也聖未嘗不造門謝恩師古曰造至也首千到反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

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一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

清平行部必先部學官見諸生師古曰即就也武其誦論問曰得失然

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記謂教命之書已迺見二千石呂

為常師古曰常依次第也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呂其

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

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揚覆眾等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也酒

酣見其兄子師古曰今出見顯等曰此子揚州長史師古曰言揚州部內長史也材能驚下未嘗

省見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為武所識拔也顯等甚慙退曰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

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迺當

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眾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師古曰對賜一卮之酒也歲

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入為丞

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

四召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為諫大夫遷兗州刺

史

史

史

史



史入為司諫校尉徒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樂辟雅

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有司曰為詭眾虛偽師古曰武坐左遷楚內

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為廷尉綏和三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

武為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謂也即改御史大

夫為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武更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

戶汜鄉在琅邪不其師古曰為後改食博望鄉故此指哀帝初即位褒賞大

臣更曰南陽孺之博望鄉為汎鄉侯國師古曰孺增邑千戶武為人

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師古曰獎勸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

兩唐師古曰兩龔龔勝龔舍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

也世曰此多焉師古曰多重也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

於文吏曰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曰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

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

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

斷獄與政師古曰與中尉官罷職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已壹統

信安百姓也師古曰令百姓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

難曰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曰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

權制曰可曰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

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師古曰又依其舊語在朱博

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

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

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哀

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眾心師古曰錯置孝

聲不聞惡名流行無已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

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



賢亦薦武。武由是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年。上召太后。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為莽。求特進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及更曰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故矯事發覺也。復言扶曰反。太后為謝。上召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為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大常莽。私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傳。師古曰：辟讀曰避。眾庶稱曰為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召下舉朝皆舉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曰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比類也。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異姓謂非宗室及外戚。親疏相錯。為國計便。師古曰：錯謂間雜也。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

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師古曰：風讀曰諷。皆免武就國。後莽寢盛為宰衡。師古曰：漢漸也。陰誅不附已者。元始三年。呂寬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師古曰：風謂風采也。指意也。遣使者乘傳案治黨與。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連引諸所欲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師古曰：彭偉及杜公子二人皆南陽人。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眾人多冤武者。莽欲厭眾意。令武子

況嗣為侯。師古曰：厥滿也。音一。瞻反。諡武曰刺侯。師古曰：刺音來。曷反。莽篡位。免況為庶人。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曰明經射策。甲科為郎。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蔣戶之。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復察廉為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

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



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

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正也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

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材難故繼世

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之賢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

卿曰輔之師古曰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

臣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

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

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思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

中拜為梁內史骨肉已安師古曰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

吏知而犯敞收殺之其家自免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師古曰覆音芳目反

上逮捕不下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捕敞而天子不下其事也下音胡稼反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

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

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官為民倉氏庫氏則倉庫吏

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

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曰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師古曰更亦變也司

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小盡皆舉劾過於所察之條也吏或居官數

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小故操持祥下也下材懷危內

顧師古曰常恐獲罪為私計也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師古曰易亦輕也音

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師古曰依其所上之

眾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易可輕危也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

蘇令等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刑反橫音胡孟反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曰守相威權

素奪也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也素奪謂先不假之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

縱孟康曰二千石不曰故縱為其所百優也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曰為國家有急取辦

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迺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



曰良善也良人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優勸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得赦也故

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

之字迺下師古曰所召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

勿責呂備師古曰不求備於一人也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

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略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

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師古曰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

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也召蓋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令諸

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

事倉卒迺求非所呂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

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

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誼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

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

欲侯之而未有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呂封賢上於是定躬寵

告東平本章師古曰定謂改治也掇去宋弘更言因董賢呂聞師古曰掇讀刁劉劉也削去其名也劉音竹

欲呂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迺

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師古曰視讀曰示於是嘉與

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匆匆咸

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曰言董賢呂貴寵故妾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

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謂章露也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

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迺加爵士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

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答有

所分師古曰說讀曰悅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

農谷永呂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師古曰蒙被也臣嘉臣

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師古曰稱副也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師古曰逆逆也所



臣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臣切

責公卿曰朕居位臣來寢疾未瘳師古曰瘳差也音丑留反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

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

侍案脈師古曰案謂切診也幾危社稷殆莫甚焉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殆亦危也昔楚有子玉得臣

晉文為之側席而坐師古曰已解於上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

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臣銷厭未

萌之故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涉反賴宗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

臣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川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其封賢為高安侯

南陽太守寵為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陵侯後數月日食

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臣理萬事之機也教讀曰傲箕子戒

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師古曰周書洪範載箕子對武王之辭也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

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

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師古曰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自是臣後縱心恣

欲法度陵遲師古曰陵遲即陵夷也言漸頹替也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禮患

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曰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道治也千乘謂兵車千乘說在刑法志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

漢大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師古曰忽忘也

已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

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師古曰言不費用故蓄積也嘗幸上林後宮馮貴

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

曰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師古曰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



勿使於衆人中謝也屬音之欲反示平惡備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費千萬者

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師古曰見在之錢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

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

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

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

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師古曰榜笞擊也音彭不召

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

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召

回心也師古曰望為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

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師古曰恭皇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此比猶頻也其禮曰恭憂閔元元惟用

度不足師古曰惟思也召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

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師古曰鄉讀曰嚮引王渠灌園

池蘇林曰王渠官渠也由今御溝也音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盜門外師古曰晉說是使者護作師古曰護監視也賞賜吏卒甚於

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師古曰長安有廟宮主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如淳曰禱於道

中故行人皆得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

三宮猶不至此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竝共師古曰見親親戚相

百賈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道路謹謹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

巨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於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賜賢

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

相驚師古曰言行西土母等也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曰

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

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師古曰論語稱季氏將伐顛與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此言責之君其不匡諫也

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

也



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師古曰鄉讀曰嚮往者寵

臣鄧通韓嫣師古曰嫣音優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

師古曰卒終也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已害之者也宜深覽前

世已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淺不說師古曰淺漸也說讀曰悅而愈愛賢不能自

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

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師古曰傳晏傳商鄭業也嘉

封還詔書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地天

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皇天命於有德者已居列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尊

卑之服采章各異也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

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天子身自有疾也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

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已貴之單貨財已富

之師古曰單盡也損至尊已寵之師古曰言上意傾感為下所窺也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

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

賢散公賦已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已來貴臣未嘗有此流

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

太皇太后已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

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師古曰歲月日之朝也已解於上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

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師古曰橫首胡孟反求索自恣不

知厭足甚傷尊卑之義不可已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

失節師古曰罔謂誣蔽也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

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已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師古曰肆放也不念高祖

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言上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

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贛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

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辭非其實也奏欲傳

之長安師古曰傳請移其獄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呂為可

許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天子呂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

心師古曰操音千高反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

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

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師古曰收采其功也明罪過也臣竊為朝廷惜此

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心怒也後土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迺

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呂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

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呂相計除罪君呂道德

位在三公呂摠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

著聞天下時輒呂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

恣心自在師古曰錯置也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臣尚然對則遠者固宜也對

狀師古曰救令具對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

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

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呂為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

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制曰稟騎將軍

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等五十

人呂為如光等言可許議郎龔等呂為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

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呂為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

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

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師古曰解在翟方進傳



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呂禮退之呂義誅

之呂行師古曰言大臣之死積累其行而為誅也誅者累德行之文案嘉本呂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

括髮關械裸躬就笞師古曰括結也關貫也裸露也非所呂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

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呂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

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

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曰為故事師古曰踵由踵

也君侯宜引決師古曰自殺也使者危坐府門上師古曰逼促嘉也主簿復前進藥

嘉引藥杯曰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

刑都市曰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師古曰咀嚙也首才汝反嘉遂

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

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

怒使將軍呂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

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呂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

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

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

苟如此則君何呂為罪猶當有呂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

嘉喟然叩天歎曰師古曰叩讀曰叩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呂是

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

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

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

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曰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為相三

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呂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

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

追諡嘉為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  
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丞相方進  
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  
司直數月復召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  
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召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  
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  
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  
內邑邑卽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傳奪王氏權丹自召師傳居  
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  
張曰書云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曰父在觀  
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召及親屬赫然  
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

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比頻也卒暴無漸。師古曰卒讀曰  
卒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師古曰牢堅也相隨空受封侯  
增益陛下之過閒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  
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患也。師古曰溷音胡  
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讀曰娶卒成皇  
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指謂吉帝召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  
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  
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師古曰言常若在願陛下深思先帝  
所召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召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  
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召為太傅陛  
下召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  
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



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己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襄王始皇之父也。華陽夫人之夫人也。子謂養昌為子也。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后事下有司。時丹、呂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呂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尊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師古曰：冷音零。定陶共皇太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呂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至尊之號，其服御宜皆

副稱之也稱音尺孕又

置吏二千石，呂下各供厥職。

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眾官也。

又宜為共皇立

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曰為宜。如襄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曰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自己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曰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曰天子，其曰服曰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

國太祖不墮之祀師古曰墮亦毀也音火規反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師古曰君尊

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師古曰上意師古曰會有上書言古者君龜貝為

貨今君錢易之民君故貧宜可改幣師古曰君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

有司議皆君為行錢君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丹老人忘其前語

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

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上君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

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

失身師古曰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

事中博士申咸快欽上書蘇林曰言丹經行無比師古曰自近世大

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

過不在丹君此貶黜恐不厭眾師古曰尚書劾咸欽幸得君儒

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斷也取其言知丹社稷重臣議

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君為當治師古曰事君暴列迺

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

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蓋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

既不明委政於公閒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師古曰婁山

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

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又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

迺者君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君之言博考朝臣君迺希眾雷同

內為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君之言博考朝臣君迺希眾雷同

外君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疾夫

比周之徒師古曰虛偽壞化滯言成俗故屢言書飭君師古曰飭幾

君省過求已師古曰省視也自求諸師古曰君奏封事傳

已不尤人也幾音冀



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已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  
譏匆匆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始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

師古曰易上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詔書引之將何已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

慮不周密懷謖迷國師古曰謖許也音虛表及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

非所已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師古曰共讀曰恭已君嘗託傳位未忍考

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十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

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

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師古曰黃耆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耆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傳聖

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大重京

師識者咸已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師古曰識者謂有識之人也請音材性反四方所瞻

印也師古曰印讀曰仰唯陛下財覽眾心有已尉復師傅之臣師古曰財與裁同復報也音扶日反

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

博議尊傳太后為皇太后丁后為帝太后與大皇太后及皇太

后同尊又為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為丞相復與御

史大夫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所劾奏免

為庶人時天下衰廢委政於丹師古曰言新有成帝之喪斬衰廢服故天子不親政事也丹不深惟褒

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聖

仁昭然定尊號宏已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

宜有爵邑請免為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

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傳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已

民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師古曰隳音火規反諸造議冷褒段熲等皆徙合浦

復免高昌侯宏為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

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不

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師古曰悖音布內反關內侯師丹

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稱僭號甚悖義理師古曰悖音布內反關內侯師丹



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忠節據聖法分明尊卑之制確然有柱石之固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謂社稷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者已放退而丹功賞未如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所已章有德報厥功也其已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一百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遇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爭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孫祿為大司馬王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傳不宜稱尊號

考其禍福迺效於後師古曰終日王莽篡位董賢遇禍丁傳喪敗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

之愛疑於親戚師古曰疑讀曰擬擬比也武嘉區區已一貴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曰貴織草

為器所已盛土也一貴之士固不能障塞江河是已其身沉沒也黃音置廢黜宏復獲封至王莽執政宏為庶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賞罰也吏音工衡反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

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正道違迂流俗則其身不安也此古人所已難受爵位者也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漢書八十六

揚雄傳第五十七 師古曰自長楊賦以後分為下卷

漢書八十七上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已支庶初食

采於晉之楊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謂之采地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分系緒也楊

在河汾之間應劭曰左傳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楊今河東陽縣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會

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偏楊侯晉灼曰漢各臣奏載

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為楊氏食我亦有罪而楊氏滅無楊侯則非六卿所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謀蓋為疎謬范中行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偏楊侯也偏古通楊侯逃於楚巫山因家焉師古曰巫山今在荊州西南也楚漢之興也楊氏逝江上

處巴江州李奇曰江州縣名也巴郡所治也師古曰溯謂逆流而上也音素而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

間避仇復遡江上處嶧山之陽曰郛師古曰嶧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曰陽郛縣名也嶧音曼郛音疲有田

壘有宅一區晉灼曰周禮土地一區一畝也世世自農桑為業自季至雄五世而傳

子故雄亡宅揚於蜀師古曰蜀諸姓揚者皆非雄族故言雄無宅揚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



詰通而已

師古曰詰謂指義也

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

張晏曰佚音鐵蕩音口

吃不能劇談

鄭氏曰劇甚也音灼曰或作遽遽疾也口吃不能疾言師古曰劇亦疾也無煩作遽也

默而好深湛之思

師古

曰湛讀曰沈

清靜亡為少者欲

師古曰者讀曰嗜

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

師古

曰汲汲欲速之義如井汲之為也

不修廉隅呂微名當世

師古曰微要也音工堯反微字或作激激發也音工歷反

家產不

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師古曰儋石解在副通儋

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

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

師古曰顧反也

先是時蜀有司馬

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曰為式

師古曰擬謂比象也

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

嘗不流涕也曰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

應劭曰易曰龍蛇之蟄以存神也師

安步徐行

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

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投水而死

迺作書往往撫離騷

文而反之

師古曰應拾取也音之亦反

自喟山投諸江流曰屈原名曰反離騷又

旁離騷作重

一篇名曰廣騷

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其下類此重音直用反

又旁惜誦曰下

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

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畔牢

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有周氏之蟬媯兮或鼻祖

應劭曰蟬媯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楊故云始祖於汾隅也媯音於連反

靈宗初謀伯僑

於汾隅

應劭曰媯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劉德曰鼻始也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楊故云始祖於汾隅也媯音於連反

靈宗初謀伯僑

兮流于末之楊侯

應劭曰謀諧也言從伯僑以來可得而敘也

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虜皇

波

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周楚之美烈也超速也音灼曰離歷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之水故云大波也虜古乎字其下並同

江潭而往記兮欽弔楚之湘纍

蘇林曰潭水邊也鄧展曰往也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有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

纍也師古曰記書記也謂弔文也言因江水之邊而投書

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

而離紛

師古曰天軌猶言天路辟開也離遭也紛難也言天路不開故使純善貞絜之人遭此難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辟讀曰關

紛纍曰其渙忍

兮暗纍曰其續紛

應劭曰渙忍穢濁也師古曰續紛交雜也

漢十世之陽朔兮招

搖紀于周正

晉灼曰十世數高祖呂后至成帝也成帝八年適稱陽朔應劭曰招搖斗杓星也主天時周正十一月也蘇林曰言已以此時弔屈原也

正皇

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

應劭曰平正司法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過於地也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也

晉灼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也師古曰應晉二說皆非也自漢十世以下四句不道屈原也此乃雄自論已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圖纍以下方論屈原云也



彼洪族兮又覽鬻之昌辭師古曰圖按其本系之圖書也帶鉤矩而佩衡兮

履欒槍曰為綦應劭曰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鄧展曰欒槍妖星也音灼曰其履跡也此

音初咸反槍音其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罷應劭曰貯積也肆放也罷狹也

初行反其音其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罷如淳曰文肆者楚辭遠游乘龍

之言也質飾者恨世不用已而自沈也師古曰麗服謂遠工離與辟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是也資姬娃之珍鬢兮鬻九戎而

索賴音初咸反槍音其皆美女也賴利也言屈原以高行社稷亦猶資美女之鬻賣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

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鴛鴦之能捷應劭曰蓬階蓬萊之階在

日駕鴛鴦名也解在騁驛驪曰曲躄兮驢驟連蹇而齊足師古曰驢驪驪馬名也

騁驛驪曰曲躄兮驢驟連蹇而齊足齊足也驢音舉連音力展反蹇古蹇字枳棘之榛榛兮蝮豸擬而不敢下師古曰

不蚤睹服虔曰靈修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令尹子椒子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

容之朱裳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芰陵也師古曰衿音其禁芳酷烈而莫聞

今固不如褰而幽之離房師古曰褰疊衣也離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

已麗佳應劭曰眾士競善猶女競容也師古曰淖約善容止知眾嫵之嫉妬兮何

必颺樂之飛翥晉灼曰離騷云眾女嫉余之蛾眉師古曰嫵美貌也颺古揚字也蛾眉形

懿神龍之淵潛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

處音灼曰龍喚風雲而後升士須明若而後進國無道則愚誰知其所邪師古曰愍吾累

之眾芬兮颺燁燁之芳令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音灼曰

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虛重華應劭曰舜葬蒼梧在江湘之南屈原欲

走趨也重華舜名也注音于放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張晏曰舜

害以全身資於事父以事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累之獨見許應劭曰陽侯古

君恐不與屈原為黨與自投江其神為大波陵乘也言屈原襲陽侯精瓊靡與秋菊兮將已延夫大年

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應劭曰精細靡屑也瓊玉之華也音灼曰離騷

老冉冉其將至日忽忽其將暮師古曰此又譏屈原云瓊靡秋菊將以延年奄奄忽迫喜於未暮何乃自投汨羅言行相反

解扶桑之總轡兮縱

菊將以延年奄奄忽迫喜於未暮何乃自投汨羅言行相反



令之遂奔馳

應劭曰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音灼曰離騷云總余響於扶桑聊消搖以相羊屈原言結我車響於扶桑以留日之入人年得不老日以喻君而反離

朝日沈解纏縱

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

應劭曰楚辭云鸞皇為余先戒兮後飛廉使奔屬雲師告余以未具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鸞皇俊鳥也音灼曰已縱其響使

之奔馳鸞皇迅飛亦無所及非獨飛廉雲師言莊嚴未具使君不適道也

卷辟芷與若

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

師古曰離騷云蕙辟荔之落藥

雜杜蘅與芳芷又蕙之白嚼維申椒與菌桂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為自投

費椒稍

已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

音灼曰要索求也瓊茅靈草也筵

尊析竹所用卜也稍音所又

運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

音灼曰靈氛古

音思呂反筵音廷筵音專

繫既光夫傳說兮奚

不信而遂行

音灼曰遂行也離騷曰說操築於傳嚴兮武丁用之而不疑師徒恐

鴛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

師古曰離騷云鴛鴦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不芳

鴛鴦鳥一名買鏡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

初曩棄彼處妃兮更

思瑤臺之逸女

師古曰離騷云吾命豐隆求雲兮求處妃之所在又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此又譏其執心不定也處妃古神女有娥女即簡狄也處

伏 押雄鳩曰作媒兮何百離而幽且不壹耦

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為媒兮

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一耦也押使也耦合也押音普耕反

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侖曰穆流覽四荒

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

蘇林曰離騷云登閼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哀高丘之無女女以喻士高丘謂楚也師古曰離騷又云

揚雲蜺之旖旎閼風在昆侖山上故云望昆侖也旖旎雲貌也穆流猶周流也師古曰離騷又云

之幽蘭兮焉駕八龍之委蛇

音灼曰離騷云駕八龍之委蛇兮載雲旗之委蛇師

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

音灼曰離騷云擘茹蕙以掩涕兮九歌以舞韶師古曰此又譏其哀樂不

音移

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已於邑兮吾恐

靈修之不纍改

師古曰離騷云曾歔歔兮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增重也雄言自古聖哲

音烏合反於邑亦讀如本字

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道

師古曰斐斐往來

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

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遲遲系戀意在舊都表

溷漁父之舖歎兮絮沐浴之振衣

師古曰漁父之何不舖其精而歎

也瀨急流也溷音大高反

弃由耶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師古曰由許由

云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也舖音必胡反歎音昌悅反



人守道不為時俗所汙然保已全身無殘辱之醜彭咸殷之介士也不得其孝成帝時客志投江而死此又非屈原不慕由朝高蹤而遵彭咸遺蹟躡也亦之亦反

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呂求繼嗣召

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曰風師古曰風

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音灼曰維祐也休

休美之祥也師古曰雍聚也明號謂總三皇五帝之號而稱皇帝也雍讀曰擁同符三皇錄功五帝郵胤錫羨拓迹開

統應劭曰郵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於是迺命羣

僚歷吉日協靈辰師古曰歷選吉也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行也詔招搖與泰

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云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大陰屬堪輿曰壁壘

兮梢夔魑而扶獠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木石之

去之師古曰堪輿張說是也屬委也以肇學委之梢擊也扶管也八神奔而警蹕兮振

殷麟而軍裝師古曰自招搖至獠狂凡八神也殷麟盛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

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秘也音灼曰飛者蒙茸而亂

總總搏搏其相膠葛兮疾駭雲訊奮呂方攘音灼曰方攘半散也師古曰總

駢羅列布鱗曰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頰而鳥眴也訊亦奮訊也搏音子本

照爛祭呂成章師古曰翁赫習霍開合之貌也翕赫習霍霧集蒙合兮半散

乘輿迺登夫鳳皇兮翳華芝師古曰鳳皇自車以鳳皇為駟蒼螭兮六素

蚪師古曰四六駕數也言或四或六也雙略綦綬濼岸慘纏師古曰雙略綦綬

而軼浮景兮夫何旃旒邽之旖旎也師古曰旖旎也騰清霄

流星旄呂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師古曰鸞旗也聲駢隱呂

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師古曰馭然疾意也陵高衍之崿嶮兮超

紆譎之清澄孟康曰衍無涯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崿音聃音聃登椽欒而狂

電之照也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師古曰敦讀曰屯聲駢隱呂

咸皆也

紆譎之清澄

登椽欒而狂



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慘樂甘泉南山也李奇曰祖音首蘇林曰祖至也師古曰入陵兢者亦寒涼戰栗之處也說音鉅陵反

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師古曰繹與臻同繹至也若天臺名也繹繹言雖未至甘泉則通望見通天臺也繹繹繹繹

直嶢嶢兮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虜疆度師古曰嶢嶢高貌造至也慶慶語辭也疆境也度量也言此臺至天

平原唐其增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也列樹辛夷於林薄之間也草藁生曰擗

并閭與芟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如淳曰并閭其葉隨時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芟苦草名也鄂根也芟音根末反苦音白括

大狀也嶽巖深險貌也嶽音口偷反建遠離宮殿曰相燭兮封巒石闕施靡

序延屬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修治之師古曰建遠古律字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之殺連貌也燭照也封巒石闕皆宮名也施靡相及貌屬連也殿音盤施音弋爾

於是大夏雲譎波詭雅確而成觀孟康曰言夏屋變巧迺為雲氣水波相

仰擣首巨高視兮自冥眴而亡見師古曰自舉也冥眴

視不諦也擣與矯同其字從手冥音莫見反眴音州縣之縣

正瀏濫巨弘愴兮指東西之漫漫服虔曰愴音敞

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垠師古曰軼軼謂前軒之軼也軼者軒開小木也字與欄同

點翠玉樹之青蔥兮壁馬犀之璘璠應劭曰璘音鄰晉灼曰璠音翻師古曰玉

今乘景炎之烜烜師古曰烜烜光盛貌也

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應劭曰縣

神服虔曰曾城縣圃閭風昆侖洪臺掘其獨出兮

月纚經於枅振服虔曰枅中央也振屋樞也師古曰施延也榮屋翼也此者言屋宇高

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濇濇師古曰濇律雷聲也倏忽電光也濇濇

能自還兮半長途而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雖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故

至也音灼曰嶒嶒概也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

疎峭嶒嶒然也掘音其勿反掘音竹指反嶒音千旬反又音遵

大之其施音弋鼓反枅音央振音辰一曰施直謂安施音之耳讀如本字

於長途之半而顛墜也還讀曰旋或作遠逮及也

鬼魅不



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茂蠓而撒天音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茂蠓疾也師古曰撒猶拂也蠓音莫孔反撒音匹列反又音普結反

左欖槍右玄冥兮前燁闕後應門音灼曰大人賦攬槍槍以為旌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雄擬相如故云介燁闕赤色之闕南方

之帝曰赤燁怒應門正在燁闕之內也師古曰燁音匹遙反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已生川如淳曰言闕之師古曰陰映西海也以及幽都幽都北方絕遠之地也涌醴醴泉涌出汨汨然也汨音于筆反

蛟龍連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虜音灼曰蛟龍連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虜

昆侖師古曰連卷卷曲貌敦圉盛怒也言甘泉宮中皆有此象也蜚音奉教音屯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服虔曰高光宮名也師古曰樛流屈折也溶音容貌也方皇彷彿也西清西廂清閑之處也溶音容

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孟康曰以和氏璧為梁壁帶也其聲玲瓏也音灼曰以黃金為壁帶含蓋田璧瓏玲明見貌也炕浮柱之

飛棟兮神莫莫而扶傾師古曰炕與抗同抗舉也棟屋椽也言舉立浮柱而闕闕

闕其廖廓兮侶紫宮之崢嶸師古曰闕闕闕空虛也寥廓宏遠也紫宮大

駢交錯而曼衍兮岷嶴隗虜其相嬰師古曰言宮室臺觀相連不絕也

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巨浬成師古曰乘登也雲閣亦言

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冤延師古曰言宮室曠大

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妙遠肅岸臨淵服虔曰襲繼也樂作璇室糾作傾宮以

回焱肆其錫駭兮被桂椒鬱移師古曰焱焱回風也肆放也錫過

香芬第百窮匿兮擊薄櫨而將榮師古曰言擊薄櫨而將榮

聲駢隱而歷鍾師古曰又言風

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

惟彌張其拂汨兮稍暗暗師古曰言彌張其拂汨兮稍暗暗

而靚深蘇林曰靚音石憶井彌爾之彌張音公孟康曰彌張風吹帷帳鼓貌師古曰拂汨亦

陰陽清濁穆和兮若夔牙之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聲然相和也

倕弃其剗劂兮王爾投其鉤繩應劭曰劂曲刀也剗曲鑿也師古曰般公輸般也

雖方征僑與僎佻兮猶仿佛其若夢師古曰僑與僎佻猶仿佛其若夢也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師古曰言驚視也蓋天子穆然珍臺開館

於祀志作正字其音同



璇題玉英。蟬蛸蠖。獲之中。應劭曰：題頭也。蟬蛸，獲之頭，皆以玉飾。其英華相觸也。張

獲漢言屋中之深廣也。開讀曰：開蟬音一充。反蟬音下充。反獲音烏郭。反獲音胡郭。反惟夫所已澄心清魂。儲精垂思。師古曰：儲，言聚也。

倫魁。師古曰：魁，其華倫魁也。師古曰：魁，言選擇賢也。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

意。師古曰：甘棠之惠，師古曰：甘棠，公與也。東征之意，師古曰：甘棠，公與也。相與齊虜陽靈之宮。師古曰：齊，同也。同集於此也。虜，

薛荔而為席。兮折瓊枝。巨為芳。師古曰：薛荔，也。折瓊枝，巨為芳也。巨，師古曰：巨，

瑕兮飲若木之露。英。師古曰：瑕，也。取謂日旁赤氣也。露，也。英，言其英華也。集岸禮神之園。

登乎頌祇之堂。師古曰：頌，也。祇，也。堂，也。以祭也。地神曰祇。建光燿之長旃兮。昭華覆之威威。

衆車所東。阮兮肆玉鈿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

回。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馱車，轄也。九垓，九垓也。師古曰：假設言周流曠遠也。風從從

而扶轄兮。鸞鳳紛其御。黎。師古曰：從，從前也。黎，也。從音黎。黎，也。從音黎。

弱水之滌滌兮。躡不周之透蛇。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滌滌耳。師古曰：

音吐定反。深音發。又音朔。反蛇音移。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處妃。師古曰：西

方周。王所見者也。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處妃曾不得施其蛾眉。

服虔曰：盧。方。聖道德之精剛兮。眸神明與之為資。晉灼曰：等天地之付量也。師古曰：

從手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師古曰：欽，敬也。柴，積柴也。宗，祈也。皇，天也。招繇泰壹舉洪頤樹

靈旗。張晏曰：招搖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頤，旗名也。李奇曰：欲伐南越。告祈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名靈旗。以指所伐之國也。見郊祀志。樵蒸焜上配

黎四施。張晏曰：配，黎披離也。師古曰：樵，木薪也。蒸，麻幹也。焜，同也。言以樵及蒸燎火炎上於天。又披離四出。東燭倉海西耀流沙

北曠幽都南煬丹崖。服虔曰：丹崖，丹水之崖也。師古曰：曠，古曠字。煬，古曠字。幽，古曠字。玄瓚鯨膠拒

壑泔淡。服虔曰：以玄玉飾之。故曰玄瓚。張晏曰：瓚，受五升。口徑八寸。以圭為柄。用醴。鯨膠，

肝嚮豐融懿懿芬芬。師古曰：言肝也。豐，也。融，也。懿，也。芬，也。師古曰：言光炎燦

也。碩大也。標。選巫咸兮叫帝。闔開天庭兮延羣神。服虔曰：令巫祝叫呼。巫，八門也。音必遙反。

儼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晏曰：儼，贊也。師古曰：暗，藹神之名。影也。穰穰，多也。委，積也。暗音烏感反。

於是

於是



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二巒兮偈棠梨師古曰三巒即封巒觀名也棠梨宮名偈讀曰憇天闡決

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師古曰天闡天門之闡也決亦開也言德澤普洽無極限也登長平兮雷

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師古曰長平澤水也磕擊鼓聲也天聲聲至天人也聲字或作嚴言擊嚴鼓也厲奮也雲飛揚

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師古曰于日也胥皆也麗美也沛音普大反亂曰師古曰亂者理也總理一賦之終也

崇崇園丘隆隱天兮師古曰園丘壇名也隆隱上下之道也登降廟施單墜垣兮師古曰廟施上下之道也

力尔反施音上入爾反單音蠟卷音舉增宮嶮差駢嶮峨兮師古曰增重也嶮差音步千反嶮音材何反峨音娥嶮音嶮

燿嶮响洞亡崖兮師古曰嶮音步千反嶮音材何反峨音娥嶮音嶮上天之緯脊旭卉兮師古曰嶮音嶮

曰緯事也音高遠也旭卉疾速也緯讀與載同聖皇穆穆信厥對兮李奇曰對配也能與天地相配也詩云帝作邦作對師古曰穆穆美也信實也

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師古曰言以祇敬而來郊祭禮樂則神祇依附徘徊招搖靈遲遲兮師古曰言徘徊留安

處不即去也招音上遙反遊音迺近音又夷反輝光眩耀降厥福兮師古曰眩音州縣之縣子子孫孫長亡極兮

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師古曰本秦之林光宮也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

近則洪屋旁皇儲胥弩法遠則石關封巒枝馥露寒棠梨師得

遊觀屈奇瑰瑋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櫟陽界其餘皆甘泉苑垣內之宮觀也陟音祛非木摩而不彫牆

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單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斯干之詩序曰宣王考室也考謂成也般庚殷王名也遷謂遷都亳也唐虞謂堯舜也採柞木也三等上階三等言不過也椽首采又音菜其字從木且其為已

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

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帝謂天也若曰此非人力之所能黨鬼神可也師古曰黨音

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耳非失禮也二曰從法

在屬車閒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不作三行尚書御文故雄聊盛言

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已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神也麗偶也又言屏

玉女卻處妃已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

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師古曰橫橫度也既祭行遊介山回安

邑師古曰介山在汾陰東北回謂繞過顧龍門覽鹽池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鹽池在今虞州安邑縣南登歷觀師古曰歷觀

日歷山上有觀也晉灼曰在河東蒲阪縣陟西岳日望八荒迹歷周之虛眇然已思唐虞之風



師古曰陟升也西岳華山之上高峻故言以望入荒殷都河內周在岐曲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皆可見故云迹殷周之墟思唐虞之風也虛讀曰墟 雄曰為臨川

羨魚不如歸而結罔師古曰言成帝追觀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號故雄勸令自與至治以擬帝皇之風還上河東賦曰

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師古曰伊是也謂是祠甘泉之年也祭禮靈祇

謁汾陰于東郊師古曰京師之東故曰東郊也因茲巨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

者盛哉樂乎越不可載已師古曰勒崇垂鴻勒崇名而垂鴻業也隤降也祉福也欽敬也若順也樂美也越曰也已辭也言發祥降福敬順神

明其事盛美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

不可盡載師古曰翠鳳之駕天子所乘車為鳳形而飾以翠羽也先景為馬行速疾常在景前也掉軒星之流旂獲天狼之威弧首約曰有狼弧

之星也師古曰張耀日之玄旌揚左纛被雲梢張晏曰雲梢梢雲也師古曰梢與纛急張也音纛

被音皮奮電鞭驟雷輜師古曰輜衣車也淮南子云電以為輜鳴洪鍾建五旗師古曰洪大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左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皆應人則撞絳賓之鍾右五鍾皆應漢舊儀云皇帝車駕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承其下取其負重致遠

義和司日顏倫奉輿師古曰倫古善御者也義和日御名風發颯拂神騰鬼起師古曰颯回風也進走也颯音

必遙反進音子笑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師古曰霆亂言如雷霆之盛而亂動也屈音

嘻旭旭天地稠敷師古曰稠敷動搖貌師古曰嘻嘻旭旭自得丘跳巒涌

躍涇師古曰山小而銳曰涇言車騎之威旬秦神下聳趾魂負診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為牛

走到南山梓樹中伐梓樹後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作其象以厭焉今之茸頭是也故曰秦神服

虞曰汾河岸之坻也音灼曰汾渚也師古曰臨也言此神怖聳下入水中自蹈其魂而負診渚

蓋威懼之甚也師古曰河靈雙陽爪華蹈泉蘇林曰河靈巨靈也華華山也衰衰山也掌據

之亦反坻音直且反

師古曰雙陽驚動之貌雙音雙陽音陽

此者以車騎之衆羽旄之盛故秦神河靈莫不恐懼而自放之

遂臻陰宮穆穆肅肅

蹲蹲如也師古曰陰宮汾陰之宮也穆穆靜也肅肅敬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敘師古曰鄉讀曰嚮服

慶曰五位師古曰陰宮汾陰之宮也穆穆靜也肅肅敬也網緼玄黃將紹厥後師古曰網緼天地合氣也玄黃天地之色也易下繫辭

五方之神師古曰網緼天地合氣也玄黃天地之色也易下繫辭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靈輿天

與發於祭祀之後網音因緼音於云反

而安豫也巨覽虜介山嗟文公而愍推令勤大禹於龍門師古曰龍門山

與讀曰豫灑沈蓄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師古曰灑分也高古災字也沈沈洪也九

水故勤灑沈蓄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師古曰灑分也高古災字也沈沈洪也九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

游曰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師古曰舜耕歷山故云然瞰帝唐之嵩



高兮眠隆周之大寧師古曰眠眠皆視也帝唐堯也高亦高也高高者謂孔子云

遺蹟也大寧者詩大雅云濟濟多士 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咳下與彭城應劭曰睨不正視也彭城項羽所都也音灼曰咳下項羽敗處也師古曰汨

往意也低個猶言併個也行且也意且欲往觀也汨音于筆反睨音五条反 歲南巢之坎李奇曰南巢樂敗處也易樂也師古曰歲與歲同坎

乘翠龍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西岳即華山也 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嶠嶢嶠謂嶢嶢而峭峻也嶢音堯嶠音士耕反

雲靈靈師古曰雲靈靈起貌澤澤雨露也 而來迎兮澤滲離而下降師古曰滲古霽字靈靈雲起貌澤澤雨露也滲離

條其幽藹兮滂沱沛百豐隆師古曰皆雲雨之貌滂音烏孔 叱風伯於南北

兮呵雨師於西東師古曰言 參天地皆從命也 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師古曰

何足與比功服虔曰函夏函諸夏也師古曰函包 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

之巨羣龍張晏曰乾六 麗鉤芒與駮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師古曰鉤芒東

神玄冥北方神祝融南方神麗並駕也駮三馬也言皆役服也 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巨攄頌師古曰敦勉也

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應劭謂詩頌所以美盛德之 形於穆之緝熙兮過清

離離師古曰周頌清廟之詩不於穆清廟蕭維顯用昊天有成命之 軌五帝之遐

躡師古曰軌亦 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服

其十二月羽獵服虔曰 雄從師古曰 昔在二帝

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師古曰 奉郊師古曰 廟御

賓客充庖厨而已師古曰財讀與纒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

有餘布帛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

唐應劭曰爾雅廟 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

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少木茂師古曰 成湯

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曰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

曰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師古曰 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

宿昆吾晉灼曰鼎胡宮也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 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

宿昆吾也有亭師古曰宜春近下村御宿在樊川西也

宿昆吾也有亭師古曰宜春近下村御宿在樊川西也



柞師古曰旁音步浪反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師古曰瀕音頻又音賓周衰數百里師古曰衰長也

音穿昆明池象滇河師古曰滇音丁賢反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娑師古曰駁名也師古曰駁音先合反

漸臺泰液師古曰漸臺在泰液池中漸液也言為池水所漫也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服虔曰瀛洲蓬萊

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備禁禦所營師古曰營謂園守也尚泰奢麗誇師古曰奢麗誇

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曰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之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

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或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戲神農為之其辭曰

而共貫師古曰貫不必同也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言封神各異也

是曰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師古曰爽差也

遂作頌曰聖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

齊桓曾不足使扶轂

建道德曰為師

萬物權

帝將惟田于靈之

西馳闔闔張晏曰東至昆明之邊也師古曰闔闔門名也闔闔與闔同也又音吐郎反儲積共侍成卒夾道師古曰

斬叢棘夷野草師古曰夷夷平也禦自汧渭經營應劭曰禦禁也師古曰

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吞師古曰吞將獵其中故止禁不得

爾迺虎路三變曰為司馬圍經百

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應劭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也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

與於內徂落於外師古曰徂始也徂落死也言草木萌帝將惟田于靈之

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

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閼師古曰寥廓空曠也建道德曰為師

友仁義與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師古曰隆烈者陰氣盛萬物權

虛侔警貴正與天庠比崇師古曰頌漢德也玄宮言清淨也警與貫同齊桓曾不足使扶轂

楚嚴未足曰為驂乘陞三王之昵薛嶠高舉而大興師古曰薛亦僻字也

創業垂統皆無差忒五帝三王誰是誰非言文質政教各不同也

師古說此則泰以不駁而為之詞戰戰兢兢前後不而為者後世帝者不同作此

明為書法也張女校定



里而為殿門

晉灼曰路音落殿處曰以竹虎落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師古曰落壘也以繩周繞之也

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

應劭曰虞淵日所入鴻濛沆茫碣昌崇山師古曰鴻濛沆茫廣大貌碣山

特立貌鴻音胡孔反濛音莫孔反沆音胡浪反茫音莽碣音竭

營合圍會然後先置虜白楊之南昆明靈沼

之東

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服虔曰白楊觀名 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鎬邪而羅者已萬計

曰賁而賁也百夏育也皆古之勇士也鎬邪大戟也羅列選禽獸鎬音莫邪音艾者反

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壅之罟靡日

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

如淳曰垂天言長大如天之垂也青雲為紛紅蜺

為纒屬之虜昆侖之虛

師古曰紛旆也纒系也屬後也昆侖西極之山也纒音下犬反屬音之欲反虛讀曰墟 渙若天星

之羅浩如濤水之波

師古曰天星之羅言布濤水之波言廣大 淫淫與與前後要遮

欖槍為闐明月為候

孟康曰闐闐戰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 熒惑司命天弧發射

不祥天弧虛危上一星也

鮮扁陸離駢行必路

師古曰鮮扁輕疾駢行言其並廣大也必次比也

徽車輕武鴻網緹獵

師古曰徽車有徽熾之車也鴻網直馳網緹獵相差次也鴻音胡孔反網音徒孔反緹音捷 殷殷軫軫

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迓虜高原之上

師古曰殷軫盛也冥幽深也殷讀曰隱 羽騎

營營眇分殊事

蘇林曰眇明也師古曰營營周旋貌也言其服飾分明各殊異也眇音戶 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

光若滅者布虜青林之下

孟康曰輻輳連屬貌如淳曰輻音雷輳音盧師古曰續紛眾疾也輻輳環轉也續音匹人反 於是

天子迺呂陽鼂始出虜玄宮

師古曰陽明日出之後也 撞鴻鍾建九流六白

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

服虔曰蒙公蒙恬也孟康曰神名也師古曰服說是也並音步浪反 立歷天之

旂曳捎星之旃

師古曰歷經也捎猶拂也歷天稍雲言其高也捎音所交反 辟歷列缺吐火施鞭

缺天隙電照也師古曰言獵火之耀及馳騎奮鞭如雷吐光及象其疾

萃從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

應劭曰辟雷也列四方四

闕為八鎮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師古曰戲讀曰戲謂指麾八鎮使之開關也從音先勇反又音叢溶音容

飛廉雲師吸鼻滂率

鱗羅布列攢巨龍翰

師古曰吸鼻開張也滂率聚斂也言布列則如魚鱗之羅攢聚則如龍之豪翰鼻音許董反滂音蕭翰合韻音轉 秋秋

蹢躅入西園切神光

師古曰秋蹢躅蹢躅之貌切神光者言車之衆飭相切靡而先起有若神也蹢音干羊反 望平樂徑行

林

張晏曰平樂館名也音灼曰在上林中 蹂躪同踐蘭唐

施披

師古曰縛者御人執轡也 方馳千駟校騎萬師

膠輅森泣雷厲驥駟駘

服虔曰漉音哮鄧展曰泣音拉師古曰哮虎之聲謂勇士奮怒狀如猛獸而為行陳也泣音疾疾貌也



聲響衆盛也嗥音火交反轉音葛音凡人  
反駢音音萌反駢音力莖反磁音口蓋反  
音五  
合反  
師古曰鄉  
讀曰響  
東西南北騁者奔欲  
師古曰言隨其所欲而各馳騁取  
之也音讀曰嗜欲合韻音之樹反  
若夫壯士慨殊邪別趣

騰蹶浮康  
張晏曰蹶蹶也鄭氏曰蹶音馬蹄蹶之蹶師古曰托曳也  
跌反戾也蹶蹶也浮康水上浮者也托音佗跋音步未反  
斷巨挺搏玄蟻  
師古曰斷斬也挺獸名也解  
在司馬相如傳斷音側略反  
騰空虛距連卷  
張晏曰連卷之水也師古  
曰距即距字也卷音拳  
踔天矯娛澗

門  
師古曰踔走也天矯亦水枝曲也娛戲也踔  
音丑孝反又音徒鈞反矯音矯娛音許其反  
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

爲之生塵  
師古曰莫莫塵埃  
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疾黎  
履般首帶修蛇

古曰掌以  
獵蒙龍麟輕飛  
師古曰蒙龍草木所蒙蔽處也麟  
轆也輕飛猶言輕禽也麟音各  
如淳曰般音班首虎之類也  
師古曰履謂踐履之也修長也  
鈞赤豹擗象犀  
師古曰擗  
古奔字  
蹠巒阮超唐陂  
師古曰  
蹠渡也

爲綴  
師古曰旒旌旗之旒  
木作山還漫若天外  
如淳曰還音旋言  
山爲之河旋也  
儲與庫大溥

聊浪平宇內  
服虔曰諸與相羊也溥水崖也師古曰  
聊浪言游放也與音餘溥音普浪音琅  
於是天清日晏  
師古曰晏  
無雲也

逢蒙列肯羿氏控弦  
師古曰逢蒙及羿皆古  
善射者列聲也控引也  
皇車  
師古曰皇車  
輻光純天地  
李奇曰純  
緣也師古

曰幽轉車聲也轉音  
一轄反純音之允反  
望舒彌繼  
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斂也言天子之車  
斂斂徐行故假望舒爲言且彌音莫爾反  
翼乎徐至於

上蘭  
晉灼曰上蘭  
移圍徒陳浸淫蹇部  
師古曰部軍之部校也言  
稍聚逼而重蹇音千欲反  
曲隊堅重各

按行伍  
師古曰隊亦部也按依也  
壁壘天旋神扶電擊  
師古曰言所扶擊如電  
神雷電也扶音丑乙反逢

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  
師古曰  
言殺獲

皆盡無遺餘也  
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師古曰罕車罕罕  
之車也聿皇疾貌  
蹈飛豹緝噪陽

師古曰噪陽費費也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  
層蔽其目緝音工犬反噪音工聊反音扶味反  
追天寶出一方  
應劭曰天寶陳寶  
也音灼曰天寶鷄

應駟聲擊流光壑盡山窮囊括其雌雄  
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  
又有光精也應劭曰下時窮地山

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雌雄也師古曰雌在陳  
倉雌在南陽也故云野盡山窮也駢音昔簡反  
沈沈容容遙噓虜紉中  
師古曰口內之  
上下名爲噓言

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噓吐舌於紉罔  
之中也師古曰噓音其略反紉古紉字  
三軍芒然窮冗闕與  
孟康曰允行也闕止也言

得逸漏也音灼曰闕與容貌也師古曰闕與容貌  
之貌也芒音莫郎反允音浮闕音於庶反與音豫  
竄觀夫票禽之繼踰岸兕之抵

觸熊羆之罕攫虎豹之凌遽  
師古曰會讀曰但票禽羆疾之禽也繼與踰同凌度  
也踰與踰同罕引也攫搏持之也凌驟果也遽徑

觸熊羆之罕攫虎豹之凌遽

觸熊羆之罕攫虎豹之凌遽

觸熊羆之罕攫虎豹之凌遽

觸熊羆之罕攫虎豹之凌遽

觸熊羆之罕攫虎豹之凌遽

觸熊羆之罕攫虎豹之凌遽

觸熊羆之罕攫虎豹之凌遽

觸熊羆之罕攫虎豹之凌遽

觸熊羆之罕攫虎豹之凌遽



也票音頻妙反雖音弋制反觸合韻音 徒角搶題注賦竦驚怖魂亡魄失觸輻

昌樹反擊音女居反攪音鑿遠音詠 師古曰徒亦但也搶猶刺也題額也胆額也言眾獸迫急以角搶地以

關胆師古曰徒亦但也搶猶刺也題額也胆額也言眾獸迫急以角搶地以 妄發期中

進退履獲師古曰言矢雖安發而必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師古曰淫過也夷平也

輪也丘累陵 聚言其積多 於是禽殫中衰師古曰殫盡也中射中也音竹仲反 相與集於靖冥之館音灼曰靖冥

呂臨珍池灌巨岐梁溢巨江河音灼曰梁梁山也東瞰目盡西暢亡

匡師古曰輒視也日盡也 隨珠和氏焯燦其陂師古曰焯古灼字也焯玉石譬釜

眩燿青瑩師古曰玉石之似玉者也聲容高貌貌青瑩言 漢女水潛怪物暗冥

不可殫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荆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師

日言其毛 羽有光華 王睢關關鴻鴈嚶嚶師古曰王睢睢鳩也關關和聲 羣娛處其中

唯嚶昆明師古曰妖戲也昆同也妖 鳧鷖振鷖上下師古曰碎磔聲若雷霆師古曰

即今之野鴨也鷖屬也鷖曰鳥也振者言振羽翼而飛也詩大雅曰鳧鷖在涇周頌曰 乃使

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 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碣薄索

蛟螭師古曰嚴言不可犯也嚴水岸嶽巖之處也碣曲路獫狁據龍鼉蘇林曰獫狁音

狗在水中食魚獫狁小 扶靈蟻鄭氏曰扶音法應劭曰蟻大龜也唯曰毒冒雌曰蟻 入洞穴

出蒼梧晉灼曰洞文禹穴 乘鉅鱗騎京魚師古曰京大也或 浮彭蠡自有虞

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章師古曰目猶視 方榷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師古

也望也有虞謂舜陟方在江南言遙望也 鞭洛水之處妃餉屈原與彭胥師古曰彭彭咸首五

伏於茲孽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師古曰俄俄陳惠之貌雜 修唐典匡

雅頌揖讓於前師古曰昭光振燿饗習如神師古曰饗與皆雜色也 仁聲惠於北

狄武義動於南鄰師古曰南方有金鄰之國也 是巨旃裘之王胡貉之長

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師古曰貉東北夷也享獻 前入圍口

後陳廬山孟康曰廬山也 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師古曰常伯待中也解在谷永

喟然稱曰師古曰喟歎息 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已侈

茲太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

此所稱即篇首 宜也方將以下乃 不矣



也張晏曰俞然也師古曰俞音諭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如淳曰三靈日月星辰象之應也師古曰流者

言其和液下流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圖幸神雀之林奢雲夢

侈孟諸師古曰雲夢楚數澤名也春秋昭公二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孟諸未數澤名文公十年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之以田孟諸言今皆以一者為晉後而改也

非章華是靈臺師古曰言以楚靈王章華之臺為非而周文王靈臺之制為是也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師古曰罕希也

徂往也輟止也土事不飾木功不雕承民乎農桑師古曰承舉也勸之曰弗治儕男女

使莫違師古曰儕耦也違謂失婚姻時也儕音仕皆反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

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師古曰虞與娛同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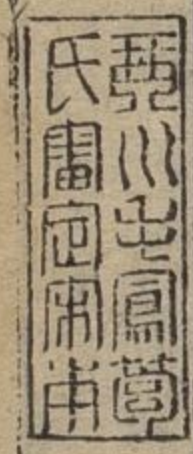
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置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師古曰芻所以依牛馬蕘草也蓋所

呂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師古曰洪大也鬯與暢同暢通也加勞三皇

勗勤五帝不亦至乎廼祇莊雍穆之徒師古曰祇敬也雍穆和也立君臣之節崇

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師古曰皇暇也因回軫還衡師古曰軫輿後橫木

也行轅前積木也背阿房反未央





揚雄傳下第五十七

漢書八十七下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曰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

斜東至弘農南歧，漢中。師古曰：褒斜南山，谷名也。漢中，今梁州也。斜音又奢反。張羅罔罾，罾捕熊羆、豪

豬、虎、豹、狄、獾、狐、菟、麋、鹿。師古曰：狄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獾亦獼猴類也。長臂善搏，獾身長，金色，狄音弋授反。獾音鑑。載呂檻車

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蓋原縣，其中有射熊館。曰罔為罔法。李奇曰：罔，遮禽獸圍也。師古曰：罔音罔。縱禽獸

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

，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曰為

主人子墨為客卿。曰風。師古曰：藉借也。風讀曰諷。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

人曰：蓋聞聖王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師古曰：言憂百姓也。今年獵

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師古曰：太華，即西嶽華山也。椽截薛而為弋，紆南

山，曰為罝。師古曰：罝，薛即所謂峩山也。在京師之北。凡言此者，示獵圍之寬廣也。罝音才葛反。又音五葛反。羅千乘於林莽

...



列萬騎於山隅師古曰草平日恭帥軍辟陸錫戎獲胡師古曰辟足蹙之也錫戎獲胡言以禽獸賦戎狄今胡人獲取

之蹄音益才恤反蓋熊羆師古曰蓋從持之也羆熊名常獵也拖豪豬自為牝牡者也蓋音尼拖音能獾音定木雍槍纒音日為儲

胥蘇林曰木雍柵其外又以竹槍繫為外儲也服虔曰儲音猶言有餘也師古曰時也胥須也以木雍槍及纒繩連結以為儲胥言有儲畜以待所須也槍音千羊反纒音乃佳反此

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民三旬有餘其塵至矣師古曰

曰塵古而功不圖張晏曰不可圖畫以示後人師古曰此說非也恐不識者外之則

已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日為乾豆之事師古曰乾豆三驅之一也乾豆言為脯羞以充實豆為樂豈

為民乎哉且人君日玄默為神游泊為德師古曰泊音步各反又音魄今

樂遠出日露威靈師古曰露音露數搖動日龍車中師古曰龍音龍木非人王之

急務也蒙竊或焉師古曰蒙音蒙翰林主人曰吁謂之茲邪師古曰吁疑怪之辭也謂蒙邪應云何為

如此也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者也僕嘗倦

談不能一二其詳師古曰詳悉也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師古曰凡大也切要也客曰

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突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

而爭之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窳窳封豕鑿齒皆為民害窳窳類貙虎爪食人服虔曰鑿齒長五寸似鑿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師古曰封大也鑿音於黠

反窳蒙俊糜沸雪覆羣黎為之不康師古曰黎眾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

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票昆侖師古曰票猶言搖動也音匹昭反提劍而叱之

所麾城擗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擗音車轅之轅師古曰擗舉手擬之也一日之戰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

不可盡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師古曰蓬謂髮亂如蓬也鞮釜生蟣蝨介

胃被霑汗師古曰鞮鞮即兜鞮也鞮音丁奚反鞮音年蟣音居豈反日為萬姓請命虛皇天廼展民之所

誦振民之所乏師古曰展申也振起也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師古曰密靜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志寧躬服節儉綿衣不敝革

鞞不穿師古曰言不穿敝而已無取紛華也鞞音履音踏大夏不居木器無文師古曰大夏夏屋也於是後宮

賤瑋珣而疎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師古曰瑋刻也璣音象惡麗靡而不

近斥芬芳而不御師古曰斥却也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

師古曰衍音弋戰反是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師古曰玉衡天儀也太階解在東方朔傳其後熏鬻作

幼音一笑反眇音妙



虐東夷橫畔師古曰驚音六 羗戎睚眦閩越相亂師古曰睚眦與目貌睚音

或作睚眦者怒其目皆也音丁喚反 遐萌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師古曰遐音

爰整其旅廼命崇衛師古曰崇音騎霍 汾沚潯雲谷電發師古曰汾沚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擊如震霆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驚音六

師古曰睚音

師古曰崇音騎霍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師古曰震雷



夷而不禦也

師古曰禦止也

是已車

不安軻日未靡

旃從者仿佛

張晏曰從者見仿佛委釋迴旋師古曰車不安軻未及止也日未靡旃不從景也仿佛讀曰髣髴軌古委字也屬音之欲反還讀曰旃也

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

師古曰虞與娛同合韻音牛具反

使農不輟

饘工不下機

師古曰機摩田之器也音憂

婚姻已時男女莫違

師古曰已解於上也

出愷弟行簡

易矜劬勞休力役

師古曰易矜韻音大亦反

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

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

孟康曰碣磬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師古曰鞀古鞀字鞀小鼓也鞀音

一轉反桔隔鳴球搏八列之舞

師古曰桔隔擊考也鳴球玉磬也搏搖也搖身而舞也師古曰小雅中攻之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周頌酌

反球音求又音蚪掉音徒釣反酌允鑠有樂昏

張晏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義以當酒帥禮樂以為為也師古曰小雅中攻之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周頌酌

之詩曰於鑠王師小雅桑扈之詩曰在子樂昏故引之為言也竹音先呂反

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師古曰大雅思齊之

也師古曰大雅早麓之詩曰梯弟君丁神所勞矣勞謂勞來之猶言勸勉也故雄引之

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也符瑞也曰禪梁

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淫觀

馳騁梗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欲獲之收

多麋鹿之獲哉且盲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師古曰離婁古明目者一號離婁燭也

容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

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師古曰允信也迺今日

發矇廓然已昭矣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

二千石師古曰離著也音麗時雄方草太玄有曰自守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或嘲

雄曰玄尚白師古曰玄黑色也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猶白故無祿位也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

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師古曰綱為眾人之綱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

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師古曰析亦分也儋荷負也懷人之符分人之

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師古曰青紫謂綬之色也紆繫也也拖音吐賀反又音徒可反今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師古曰同行謂同行列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

日金門金馬門也音灼日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也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



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師古曰從音子容反顧而作太玄五千

文師古曰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

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師古曰纖微之甚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纜給事

黃門師古曰纜淺也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拓音

託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師古曰跌是失厝也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亦族跌音徒結反往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師古曰罔戰四時皆然也離為十二

合為六七師古曰十一謂魯衛齊楚宋鄭燕秦韓趙魏中燕楚六國及秦為七也四分五剖並為戰國灼

則交五而裂如田字十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屬

翻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也鳥故士或自盛曰豪或鑿坏曰遁應劭曰自盛以

世資應劭曰衍齊人也著書所論大事故齊人曰談天衍遊諸侯所言則以為迂闊遠於事情然終不屈當仕於齊位不卿師古曰頡亢上下不定也頡音下結反亢音閉浪反

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備世之屯難也師古曰連音簡今天漢左東海右渠

搜前番禹後陶塗如淳曰小國也師古曰陶除馬山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北東

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西北一候孟康曰敦煌玉門關候也徽曰糾墨製曰質鉄師古曰言有罪

尤惡者則所以鉄質也徽糾墨皆繩也散曰禮樂風曰詩書師古曰風化也曠曰歲月結

臣倚廬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二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為親行二年服天下之士雷

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區八方也家家自曰為稷契人人自

曰為咎繇戴維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繼鬚髮者也音山爾反五尺童子羞

比嬰嬰與夷吾師古曰夷吾管仲也羞比之也以其不為王者之佐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且履權則為卿相夕失執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

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雀字或作雁鳥字或作鳥鳥字

昔三仁去而殷虛師古曰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一老歸

而周熾伯夷太公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蠶存而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五殺入而

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師古曰五殺謂百里奚也買以殺羊之皮五故稱五殺也范睢曰折摺而危穰侯



晉灼曰摺音拉字也蔡澤雖噤吟師古曰噤吟領頓之貌澤從唐舉相謂之日聖人而笑唐舉不相殆先生乎澤曰吾自知富貴樂首領反於

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慮師古曰章句小儒也故世亂則

聖哲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

而相孟康曰管仲也或釋褐而傅孟康曰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為夷門卒秦伐

或橫江潭而漁師古曰漁父也師古曰江潭而或七十說而不

遇應劭曰或立談開而封侯服虔曰或枉千乘於陋巷應劭曰齊有小臣稷桓

是已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師古曰信室

隙蹈瑕而無所詘也子奇曰君臣上下有數罅取隙乖離之漸則當今縣令不

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師古曰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師古曰自高言奇者見疑

行客者得辟師古曰是巨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

師古曰死屈也固閉也擬疑也鄉使上世之士處虛今師古曰鄉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

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高得待詔下觸

聞罷師古曰報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

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師古曰炎炎火光也隆隆雷聲也人之觀火聽

存師古曰攬筆安有搏執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

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師古曰靜合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

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迺已鴟梟而笑鳳皇

執蠖蜓而嘲龜龍師古曰蠖蜓蜥蜴也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

亦笑子之病甚不遭吏跗扁鵲師古曰二人皆古之悲夫客曰然則靡

玄無所成名乎師古曰范蔡曰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

也折脊拉髀免於徽索師古曰髀骨也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師古曰翕效也

綴繩也髀音格

綴繩也髀音格

綴繩也髀音格



激印萬乘之主如淳曰：即怒也。言秦安得王獨界。涇陽侯耳。師古曰：印讀曰御。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抵音紙。

界開其兄弟使疏應劭曰太后穰侯耳。師古曰：印讀曰御。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蘇林曰：抵音紙。當也師古曰：言當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鎮頓折頰涕

湮流沫師古曰：鎮頓，頓也。音欽。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

金華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輓掉三寸之舌師古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晚。掉音徒，鈞反。解在。天下已定。

劉敬建不拔之策，奉中國徙之長安師古曰：不拔，謂其堅固。中國，謂京師。適也師古曰：適，中其適。五帝

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師古曰：枹音孚。解甲投戈

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師古曰：得其所。甫刑靡徹秦法，酷烈師古曰：靡，散也。音廢。聖漢權制

而蕭何造律，宜也師古曰：宜，合也。音益。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詩矣師古曰：詩，垂也。

內反。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

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蕭規曹隨師古曰：蕭，音蕭。規，音氏。曹，音蜀。

曰：隨從也。言蕭何始作規，後曹參因而從之。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砥隤師古曰：砥，音氏。巴，蜀。

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日砥應劭以唯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師古曰：為，音天。水龍氏失之矣。氏音丁。禮反。

乃會持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

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孟康曰：秦昭王趙成王飲於此臺。藺相如前折昭

謂齋堂入秦，秦不與趙地，相如詭取其璧，使人間以歸趙也。史記始

皇本紀云：章臺在渭南，而秦趙會飲，適在臨池，非章臺也。孟說失之。

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采，音採。榮，音榮。票騎發迹於祁連

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緡君師古曰：緡，音緡。緡，音緡。

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垂故默然，獨守吾太玄，雄目為賦者

將曰風也師古曰：風，音風。讀曰諷。必推頰而言極麗靡之辭，閔侈鉅行，競於

使人不能加也師古曰：加，音加。師古曰：諷，音風。讀曰諷。既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師古曰：覽，音覽。師古曰：正，音正。

反縹縹有陵雲之志師古曰：縹，音匹。縹，音匹。縹，音匹。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師古曰：明，音明。師古曰：止，音止。

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師古曰：淳，音淳。于，音于。髡，音髡。孟，音孟。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



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師古曰輟止也而大禪思渾天師古曰渾天也渾天參摹

而四分之蘇林曰三折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皆於三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

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

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

畫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

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

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顯項之歷焉極之曰三策蘇林曰三三而

列反關之曰休咎併之曰象類齊灼曰併繼也師古曰併繼也播之曰人事師古曰播文之

曰五行擬之曰道德仁義禮知無王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

不虛生為其泰曼患而不可知張晏曰曼音滿患音緩師古曰曼患不故有

首術錯測攤瑩數文捉圖告十一篇皆灼曰攤音攤服度曰皆曰解剝玄

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師古曰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言深玄文多故

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玄夫深衆人之不好也雄

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為衆人之所好也

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師古曰比和也音類三反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閱意

眇指師古曰眇讀曰妙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師古曰旁薄猶言湯薄也

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師古曰寤音悟也茲在言其又也不悟不曉其意宜費精神於此而煩學

者於彼師古曰曾讀曰伯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始不可乎師古曰始不可乎

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師古曰麗著也日月星辰之所著也彌廣也普遍也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師古曰迺實美也彼豈好為艱

難哉執不得已也師古曰已止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岸天師古曰蚪螭

必聳身於倉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截膠

葛騰九閔師古曰葛樹也膠葛上清之氣也騰升也九閔九天之門概音概猶音居是反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

也九閔九天之門概音概猶音居是反



六合燿八紘師古曰燿照也六合謂天地四泰山之高不嘒嘒則不能序

雲而散歆師古曰嘒嘒高貌也序猶盛也是曰必犧氏之

作易也師古曰必曰伏縣絡天地經曰八卦文王附六爻師古曰因孔子錯其

象而象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

不溫純深潤則不足曰揚鴻烈而章緝熙師古曰造化鴻大也蓋胥靡為

宰今奇曰造化之神宰謂萬物也寂寞為尸今奇曰道化大味必淡大音

必希師古曰淡謂無味也大語叫叫大道低回師古曰叫叫遠聲是曰聲之眇

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師古曰眇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師古曰棍亦同

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師古曰衍今夫弦者高張急徽

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師古曰徽急徽也所以表發撫抑之處追趨者

試為之施咸池掄六莖發蕭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師古曰掄引也和應

反是故鍾期死百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眾鼓師古曰解在獲人亡則

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斲古之善塗墍者也施慶領大補以仰塗而領補不

故敢使之也師古曰斲即今之仰泥也獲技試也故謂塗者為獲人獲

音者之在後也應劭曰晉平公鍾工者以為為調矣師曠之調鍾埃知

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師古曰幾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師古曰

此非其操與師古曰與雄見諸子各言其知外馳師古曰

大氏談警聖人即為怪迂析辯詭辭曰撓世事師古曰大氏大歸也談警

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

濁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誌麟止不

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師古曰頗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

譔曰為十三卷師古曰譔象論語號曰法言法言文多不著獨著其

目師古曰雄序著篇之意

天降生民控侗顓蒙鄭氏曰童蒙無所知也師古



此注亦失當  
以辭雅者由

諸理師古曰訓告也 謨學行第一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師古曰周周公且也迄至也孔子也言自終後誕章乖

離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流末虛誕也 謨五子第二

事有本真陳施於億李奇曰在陳於億萬事也 動不克威李奇曰不能皆善也 本諸身 謨修身第

三

芒芒天道在昔聖考李奇曰聖人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林

口周誣也言不可 謨問道第四

神心宵悅經緯萬方師古曰宵事 事繫諸道德仁誼禮 謨問神第五

明哲煌煌勿燭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 遜于不虞曰保天命李奇曰當行遜順備不虞

謨問明第六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 幽弘橫廣絕于邇言李奇曰邇近 謨

寡見第七

聖人愍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于羣倫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 謨五百鄧展曰五百歲

聖人 第八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上於中和鄧展曰鼓亦動也 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

師古曰哲知也 謨先知第九

仲尼曰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師古曰言志業不同也參音初林反 壹槩諸聖

師古曰以聖人之道 謨重黎第十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

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 謨淵騫第十一

君子純終領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也領令也 蠢迪檢押師古曰蠢動也 道

也由也檢押猶隱括也 旁開聖則 謨君子第十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驩心師古曰寧安也

言大孝之在於學嚴祖考安其神靈 謨孝至第十三



贊曰雄之自序云爾師古曰自法言目之前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

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呂為門下史薦雄待詔

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

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

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

甚眾雄復不侯呂者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迺如是師古曰實

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呂為經莫大於易故作

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

虞箴作州箴州之箴也師古曰放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師古曰放用心於內不求於

外於時人皆習之師古曰習與唯劉歆及范滂敬焉師古曰滂而相譚曰

為絕倫師古曰絕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呂符命自立即位

之師古曰蔡亦份莽

誅豐父子投蔡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師古曰不時雄校書天祿

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

師古曰幾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師古曰與聞請問其故師古曰

密問之師古曰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雄不知情師古曰不知有詔

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師古曰以雄解

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

服服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

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師古曰言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

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

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相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

師古曰



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師古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師古曰謂道德經也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且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師古曰謂諸子矣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音王衡及則必度越諸子矣也諸儒或譏且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益誅絕之罪也師古曰絕謂無道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揚雄傳第五十七下



西川七鳳  
氏周南甫

漢書八十七下

揚雄傳長楊賦有二充鋌者金鍔淫夷者數十萬人臣似按字

書無充字今俗且為兗州字本作沈此充鋌合作銳鋌許慎說文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與鋌字相次又案今文尚書云一人冕執銳孔安國傳云銳矛屬也疑孔安國之時舊是銳字後傳寫作銳耳說文銳芒也亦與矛不類矣漢書相承疑誤書為充字如淳注釋乃云充括也顏師古又依孟康所說為箭括即愈無所據且箭括非刃豈與鋌小矛同可且傷夷人乎此充字故會說







